皇清經解續編

四二12
698
295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五　南菁書院

讀書偶識七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釋名室中央曰中靁古者寢穴後室之靁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靁下之處也尋成國之意謂中靁者室南壁內東西之中也古者寢穴句絕後室之句絕靁當今之棟句絕下直室之中句絕古者寢穴謂上古無室穴居之世也後室之謂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也上古爲穴穴前即水靁之所注今爲室室前壁猶古之穴前上當棟故古之靁當今之棟也棟下即室前壁故曰下直室之中（中內也非謂室之正中）博雅嘗謂之甑釋名屋脊謂之棟徵之則嘗謂之甑者以不忘古而存其名也甑靁字通勛謂成國此義較賈公彥棟北楣下爲室之說爲長

若殿屋則中霤在室東西南北之中亦當甍之下亦象古爲之
葢穴有二種有自旁入之穴有自上下之穴自旁入者霤在穴
前夏屋象之自上下者霤在穴中殿屋象之也

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鄭謂東隅者室東北隅也東南隅迫
房南壁乃房之極南非北堂地故知非也室東壝下尙謂之房中特牲饋食記尊兩
壺于房中西壝下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而洗在北堂直室東北隅是置洗
之處乃房與北堂之界由是言之則房深視室也

殿屋之制大室左右爲房堂房外爲東西外堂其於南北占
堂三分之一人臣爲夏屋無房堂是三分去一也其制北堂兩
夾南堂兩夾南堂之北北堂兩夾之中爲室故尙書大傳特著
有室之文大傳所以云然者以人君之大室在房堂之限今既
無之疑室亦從而無故特明之曰有室也人臣又無重堂之制
若是則夏屋之制二堂五室也士堂廣狹之制戶西容一筵士大
夫宮室之制咸有東西房而室居中戴吉士震說之如此宋李
如圭釋宮嘗疑鄭君東房西室之說以經記攷之有西房者爲
優說見下若是則戶西爲堂東西之中也房戶閒容二尊一筵見士冠庶子之禮士冠禮經房東
容尊見士昏禮尊禁廣二尺四寸士筵長七尺戶博四尺計戶西爲
堂東西之中則自中以東半筵三尺五寸室戶四尺兩尊四尺
八寸筵七尺房戶四尺尊二尺四寸共二丈五尺七寸筵末又
須有升降之地約三尺許近三丈倍之則六丈依尙書大傳差
之諸侯之士當堂廣十筵九尺三分其廣以二爲兩序閒則六
丈與此數叶又案士亦有依見士疑設尊依壁設席少南也室戶
盡隅房戶東容一戶房戶閒丈虞禮
五席去壁四尺尊前卽筵末亦丈二尺二寸
足升降鄉飲酒禮之堂葢準

天子元士之制賓筵在戶牖之閒其西有三賓筵筵又不屬計九尺則二十七尺筵末升降之地約三尺不屬又當閒數尺通三丈餘又賓半筵四尺五寸四丈餘矣若依鄭君無西房則室戶西西序東有四丈餘則室中大廣與少牢饋食注室中迫狹不合約四丈餘倍之爲八丈餘元士之制序閒十二丈故足容之也若依三丈爲雉之說則元士堂廣九丈序閒六丈不足以容此此又可定雉之廣狹矣天子之元士則諸侯之卿大夫也故其制同鄉射記注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疏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檐爲庪士昏經賓升西階當阿注今文阿爲庪助案屋四注曰四阿西京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古詩阿閣三重階尚書中候鳳皇巢于阿閣閣已解見上阿卽庪阿閣者阿閒之閣也以是攷之阿卽庪爲楣前接檐之棟也卽以士昏禮徵之先當檐內致命後進至楣下授壁楹閒於事亦便又以聘禮徵之當楣致命授玉中堂東楹之閒彼致命入堂深此致命入堂淺者以納采

昏禮之始事有漸也庪之與阿古聲類相近

說文廡中庭也廣雅甍謂之甋釋名屋脊謂之甍以是攷之則屋脊爲甋矣廡甋霤古字通用屋脊中於堂又爲庭中則自屋脊以北至於北垣及以南至於南垣其修一也攷工記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視堂深廣之數筵取三尺以爲堂前後左右則宮中必可尋計進明堂之制門居堂三之二則中寢內寢亦不可減於三之二也如此則宮中之廣修可定矣計天子堂方五十筵四十五丈筵取三尺以爲前後前七十五尺後七十五尺合堂修凡六百尺五寢之修三取其二各四百尺中爲一寢四角爲四寢則五寢南北占地千二百尺庭之修倣五寢千二百尺加堂前七十五尺凡千二百七十五尺合堂前爲步二百十二半公侯堂方四十筵三十六丈筵取三尺

以爲前後前六十尺後六十尺合堂修四百八十尺中寢後寢各三之二各三百尺庭視北廉以北七百二十尺爲步百十六奇四尺伯子男堂方十尺中寢後寢各三之二各二百四十尺庭視北廉以北五百二十五尺爲步八十七半人君與臣下射於寢庭不及二步半者以物當楣楣前向有三步奇四尺五寸足以容之也小國之堂方二十筵十八丈依法計之則庭深三百五十尺爲步五十八奇二尺足容五十弓之侯道鄉射之庭蓋準之也元士夏屋之制深三分去一不能容五十弓之侯道故人臣無燕射於寢之禮也

天子路寢之庭與六寢等修路門外與北宮內等修路門外三門門五十步二朝朝百步凡三百五十步后正宮六百尺與路寢等五宮共深千二百尺與五寢等路門三百尺路寢堂四百之二故五十尺門三百后北宮門與之等北宮共二千一百尺爲步三百五十故亦與路門外等也

禮器天子龍卷釋文卷本又作袞今注疏本作袞郎陸氏所見之別本也諸侯黼大夫黻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詩采菽玄袞及黼終南詩黻衣繡裳孔氏說禮器以爲夏殷制熊氏以爲皆周制據鄭義周始以龍爲諸章之首則禮器言龍卷非夏殷制明矣終南刖言繡裳則黻必當是衣古者衣裳同色有黼裳自應有黼衣勛謂卷之言捲也凡物卷之則圜如冠卷書卷皆圜是已天子大裘之衣畫日月五星北斗四象各依其時攷工記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

位以章之今記文奪一龍字蓋以上文水以龍
緟龍字古緟字輒作二故易奪也春秋合誠圖大
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居
日閒名曰五光御覽七十六引論衡語增篇服五采畫日月星辰郊特
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皆其事也皆先於衣上畫大圜而後
畫日月星辰其中所謂卷也其袞冕以下則元衣白圜地而畫
九章其中所謂龍卷也諸侯下於天子元衣上畫白斧名之曰
黼故攷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於黼中以赤畫諸章赤與白謂
之章故曰龍章六命及諸侯大夫又下於人君於元衣上畫兩
巳相背形其中青故曰黑與青謂之黻爾雅曰黻袞也於黻中
畫赤章青與赤謂之文故曰不願人之文繡也文謂黻衣繡謂
裳八命六命四命二命其章皆卽以八六四二爲等殺故典命

四

曰車服各視其命之數左氏春秋有再命之服諸侯各兼其下
命之服故唐風曰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秦風曰黻衣
繡裳十二章一曰日二曰月三曰星四曰辰五曰山六曰龍攷
工記水以龍則龍表水七曰華杜氏及僞孔氏以爲草木之華
是八曰蟲謂鱗羽倮毛介周尚赤赤南方夏夏蟲羽故畫鷩九
曰宗謂宮廟十曰彝周禮有鳥彝雞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馬
季長尚書注宗彝虎也十一曰璪說文璪玉飾如水藻之文虞
書曰璪火粉米說文止此是藉玉之璪十二曰火九章者曰袞冕自
龍始說文袞天子卷龍句繡于下常幅句一龍蟠阿上
鄉从衣从台按翢風毛傳袞衣卷龍衣也周官司服鄭仲師注
幅者謂袞冕之服其繡在下常袞卷龍乃袞衣之別名也繡于下常
諸侯降龍蟠阿上鄉者升龍也白虎通引傳云天子升龍
也此明天子制故但言升龍言一

龍者嫌衣服亦如旌旗交一龍故特
明段若膺說文注於此失讀故正之是已七章曰鷩冕自蟲始
五章曰毳冕自華始王風毳衣如璊說文毳衣如菼菼璊皆草木色也釋名毳
苗謂之鬱玉色如之也又毳芮也畫藻文于衣象水艸之毳芮溫煖而絜也是毳衣爲
畫艸木也四章自彝始曰希冕希讀如鳥獸希革之希鄭君注
月令其蟲倮曰虎豹之屬恆淺毛希冕者謂畫虎其毛希疏而
淺也三章自山始玉藻公侯佩山玄玉是山色元也左氏春秋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釋名黻冕黻紱也畫黻紱
文采於衣蓋八六三二一皆名黻冕八章自璪本繡藉玉之璪
謂女紅故成國謂畫黻紱文采於衣實繡也而成國言畫者以
繡亦先需畫故言畫也荀子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

也服使之然也又端衣元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大戴
禮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大帶黼裳尸子
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引見御覽八十）白虎通義引書曰黼黻
衣黃朱紱段若膺玉裁曰今文尚書布爽黃朱之異文顧命王
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鄭
君尚書注蟻謂色元也（引見御覽六百八十八）說文彤丹飾也勛謂顧命
皆齋服黃帝至堯皆黼黻衣大帶黼裳此上古之服周王卽以上古
服爲齋服如緇布冠之比故王黼裳黼裳者必黼黻衣不言可
知故略之彤裳蟻裳卽荀子之黼衣黻裳蓋以丹飾亞文之邊故曰
彤裳蟻裳卽荀子之端衣元裳也布爽黃朱當從今文作黼黻
黃朱黼從甫得聲甫從父得聲布亦從父得聲是其原同也黻

本作弧即弗字與棻中舛頗近弗或加糸作紼糸又近棻上下古書紼蓋離糸而加弗於中故誤爲棻黼黻黃朱者謂以黼爲衣以黃飾斧文之邊即大戴記黃黼黻衣也以黻爲裳以朱飾弧文之邊即上文彤裳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紱即用此經義今文云黼黻衣衣者衣裳之總名謂黼爲上衣而黻爲下裳也與大戴記之黼黻衣異彼文下有黼裳則上單目衣不包裳可知其衣蓋前黼後黻斧文弧文之邊飾以黃故曰黃黼黻其裳上斧文之邊蓋飾以朱如周制也今文云黃朱紱者直謂蔽郩耳毛詩斯干傳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即其義也顧命用齋服者以受重不純用凶居喪食鬻不飲酒食肉不茹葷是與齋無異故用齋服也齋服之所以異朝祭之服者黼黻中無

龍璪以下之章耳上下衲元耳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君注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在西郊尋鄭君之意謂虞商貴在郊故大學在郊夏周貴在國故大學在國上右爲西下左爲東虞商上西夏周上東國中視郊爲東勛謂國中不當與郊相爲東西記言虞庠在國之西郊者單舉虞庠以包上文非謂虞庠在郊而東膠在國也且言上下言東西言左右明在一處

則東膠虞庠亦不宜在二處亦不以上下左右東西分大小此記所言皆大學也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鄭君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勷謂詩曰于彼西雝雝卽大學亦在西郊此記亦周天子制

文王世子成均鄭君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尋鄭君之意謂舜爲五帝虞庠在郊故謂虞庠卽成均以成均爲小學也勷謂周官經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司樂典學之官豈典其小者而遺其大者成均卽辟雝大學也

文王世子東序瞽宗上庠鄭君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鄉射禮鄭君注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祭義設四學鄭君注謂四郊之虞庠皇氏疏四郊皆有虞庠尋鄭君之意謂周立東膠虞庠東序瞽宗於國中爲大學又於四郊立虞庠爲小學也勷謂四代之學卽四學也皆在成均皆爲大學皆在西郊何以知之周官經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瞽宗在成均中也瞽宗在成均則四代之學亦宜在成均續漢志注引易傳大初篇大子旦入東學書入南學莫入西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又引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又引孝經魏文侯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詳

諸書所言皆謂四學與大學同在一處祭義祀先賢於西學先賢卽周官經有道者有德者則西學卽瞽宗也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語郊卽大樂正論造士之事也論士在大學而曰語於郊亦足以徵大學在郊矣論曲藝則遠之於成均不從鄭讀又足以徵成均卽大學大抵大學中學爲明堂之制故魏文侯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東南爲膠膠爲南學東北爲序序爲東學西南爲瞽宗瞽宗爲西學西北爲虞庠虞庠爲北學膠亦名序故文王世子曰始之養也適東序言養老也內則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是膠亦名序也瞽宗亦名校校者敎也殷名左學右學學敎本一字說文學卽敎重文故兌命曰學學半庠校之制近膠序之制近禮經及記皆言鄉庠而左氏春秋云鄉校是庠校可通稱也其制之異則虞氏之庠狀如米廩故亦名米廩堂基東西廉各一壁而已校如庠而後有室鄉射禮注庠之制有堂有室卽校制已序則徒有二序而已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周禮豫作序序無室是已膠則大備矣後有室左右有序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謂大學夏校殷序周庠皆鄉學也夏以虞庠爲鄉學庠校通名故曰校殷以夏序爲鄉學周以商校爲鄉學左氏春秋稱鄉校是已庠校通名故亦曰鄉庠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術卽遂古字通用州學名序故周官經歲時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益鄉爲校州次之爲夏序黨又次之爲虞庠此上下之等差也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謂詩書禮樂也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注弦以絲播

詩此謂教詩又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上庠此謂教書故王制曰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禮在瞽宗此謂教禮又春夏學干戈此武舞也秋冬學羽籥此文舞也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此教武舞之師也周官經樂師教國子小舞籥師教國子舞羽皷籥是文舞亦小樂正籥師教之也此謂教舞之小者文王世子大樂正學舞干戚周官經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謂教樂舞之大者文王世子胥鼓南南二南合樂之詩樂又有升歌間歌不備言者舉南以包之也此謂教樂之聲也凡樂聲樂舞四時皆教之何以王制僅曰春秋教禮樂蓋所謂樂者僅謂誦樂歌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是已文王世子父師司成樂正司業尚書大傳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鄉庠里塾之父師少師也若大學則宜以公卿爲之周官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卽此司成也有大則有少可知樂正則周官經大司樂是也司業卽上文執禮典書者此大學師儒之官屬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古者詩樂本一事春誦夏弦大師以春釋奠於詩之先師在瞽宗之中秋執禮之司業釋奠於執禮之先師亦在瞽宗冬典書之司業釋奠於典書之先師在上庠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春則合舞秋冬則合聲凡王之大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始升於大

學皆在中春上丁之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周官經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凡此皆謂每年學士新入學者也故學記曰比年入學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至秋則頒學王制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周官經秋頒學合聲月令曰季秋之月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此皆謂頒學也凡學士已在大學三年必分別其善否學記所云中年考校也善者留之不帥教者移之鄉遂屏之遠方入學在中春頒學在季秋者蓋中秋之月王命三公以下入學季秋王乃親視學也歲有入學者故歲有頒學者也既頒學乃使九年大成者出學文王世子語於郊即出學事也出學則升於司馬學記未卜禘不視學禘夏祭也王者時祭以孟月孟夏禘當於季春卜之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此即學記視學之禮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言凡明非一蓋中春合舞季春大合樂季秋合聲皆大合樂也言大明必有小凡春秋冬釋奠先師之合樂皆為小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明春秋養老而冬夏不養老也則一歲凡三養老云中秋之月三公以下入學又當養庶老焉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一歲習舞之初亦釋奠於其先師而合舞焉猶之大

師及執禮者典書者各祭其先師也仲春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此一歲數聲之初釋奠於先師而合聲焉與孟春習舞同也續漢志注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祭義祀先賢於西學周官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凡此三書所言實一事也學禮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卽目此祀先賢之禮矣內則養國老於東膠學禮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卽其事矣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注十月農事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鄭注止此毛詩傳公堂學校也勛謂大飲之禮卽學禮所云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者是在大學中虞庠行之何以知大飲爲上貴而尊爵黨正飲酒於序正齒位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是上爵也此大飲亦同之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此二書所言是一事也亦在大學知者以記文合樂及周官合舞皆在大學故知合吹亦在大學也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目此禮矣計一歲天子三入學養老又祀先賢大飲烝大合吹凡六入學外又有承師問道之事卽所云天子入大學祭先聖齒凡爲臣者不臣也大初篇大子旦入東學就

樂正學舞也書入南學就司成語說也春秋外傳士晝而講貫是巳莫入西學春夏就大師弦誦秋就執禮者學禮也不言夜者春秋外傳夜而計過無恨而後卽安無事故不言不言入北學者冬則莫入北學就典書者讀書文不備也凡在大學者皆如此非獨大子也

周官經職事十有二十曰學藝卽士之子恆爲士者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習幼儀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是人生十年則就學也白虎通義八歲毀齒入學學書計與記不同者蓋自八歲至十歲皆可入小學也不八歲則識未開過十歲則巳遲所學者書謂六書古之六書今無其書周宣王時有史篇今佚漢代有說文解字凡文字九千餘古六書之數不是過學童曰學十字辨其形攷其聲解說其誼訓三年可畢計謂九數中之減幷乘除用以計物數多少者若九數之全非十二歲童子所能驟通當族之十三至二十也幼儀謂灑埽應對進退以及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所言是也既習其儀又讀其文保傅曰古者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小節謂幼儀小藝謂書計此十二歲以下之所學也至十三歲則習小樂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巳古者樂有三等有升歌清廟者有升歌文王者有升歌鹿鳴者升歌鹿鳴則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管新宮三終舞勺十三所習之樂瑟也所誦之詩鹿鳴至勺也勺大武之一終習二年而舞成乃入鄉學年十

五矣十五而書計幼儀小樂不成者歸之於農十五入鄉庠則習中樂與射御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是已中樂升歌文王大明緜篇詠鹿鳴之三閒歌缺合關雎管三象舞大武十五亦學其樂誦其詩舞其舞內則單舉象者舉一以包其餘也習中樂及射御早者三年而成年十八故尚書大傳十八入大學遲者五年故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尚書大傳言十五入小學者鄉庠對國學爲小也保傅束髮入大學白虎通義十五入大學鄉學對里塾爲大也其二十習中樂射御不成者歸之於農其放之也以射故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及所云以射選士皆鄉庠升秀士之禮也及入大學則習詩書禮樂四術九年乃成未成童以前仍當習幼儀成童以後習士禮及鄉禮兼誦其文保傅曰束髮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大藝謂射御大節謂士禮鄉禮內則云二十始學禮謂凡禮皆學也非謂二十以前不學禮也此學藝人入學之終始也農民之子有學藝如士子者亦同此法農民之子不學藝者亦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幼儀十三始任樵牧之事至冬亦就學尚書大傳新穀已入耨鉏已臧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所學亦禮樂射御詩書之事凡民之能孝友睦婣任卹者謂之有行有行有德有德行者謂之賢凡民之知禮樂射御書數及詩書者謂之有學有學者必有道有道藝者謂之能凡民自四十以至二十族師閭胥皆於月吉書其有行有學者至於三年行益進而無缺陷學益進而無荒廢以其名上

之黨正黨正又如是書之三年州長攷之又三年鄉大夫攷而興之凡九年亦猶在大學者九年大成也四十而始書於族閭者五十可仕故荀子曰古者匹夫五十而士見大略篇注以內則四十而士疑之非也書能者止於四十何以知之孔子曰年四十而不見畏焉其終也已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卽無藝矣見大戴禮記射御書數詩書禮樂皆藝也故知書能者止於四十也書賢者止於五十何以知之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見大戴禮記孝友睦婣任卹敬敏皆善也故知書賢止五十也其五十以至七十而有善者則寵之爲命民七十以上不命何以知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鄭注云居士錦帶未得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韓詩外傳略同曾子曰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勉矣見大戴禮記盧弓父文弨曰勉與免同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卽孝友睦婣任卹敬敏之事善與德皆卽此也其五十以善聞者故應仕之不當僅寵之爲命民也故知命民謂五十以上也微過者謂少有過人處也勉謂免而不命也以此故知七十以上不命其或四十以上德行超卓自在聘名士禮賢者之條非此限也何以知族師閭胥書有學行者周官經族師月吉屬民讀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凡春秋之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書其敬敏任卹者凡孝弟睦婣任卹皆行也故周官經六行孝友睦婣任卹故知族師閭胥書

有學行者也何以知族師書之三年升於黨正也周官經黨正
正歲屬民讀灋書其德行道藝藝卽有學者故知黨正亦書之
也何以知必三年也以周法鄉州每三年大比虞書三載考績
學記中年考校凡人之學行必三年始可進退之也敬敏閭胥
書之黨正職何以不言也周官經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是
敏亦德也左氏春秋傳敬德之輿也是敬亦德也黨正言書其
德行是已言之也何以族閭分言孝弟睦婣敬敏任卹而黨正
統言惠行也族閭必細書其善行本末故分屬之八科也黨正
則總爲德行之科也有學者何以不分言禮樂射御書數詩書
以詩書六藝徒有其一不足升於黨故統言之也何以知州長
攷之也周官經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

德行道藝又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
州長卽鄉吏也入其書于鄉大夫故知州長攷而升之鄉也何
以知鄉大夫攷而興之也周官經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故
知鄉大夫攷而興之也此賢能之終始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
之司徒曰選士秀士之不升於司徒者皆歸於農又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不升之選士司徒自辟爲吏及鄉
州之小吏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造士亦士名）以告于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此卽語郊之禮也已成爲進士司馬辦論官材其
不成者則有郊人亦論之爲官如醫師卜正大祝司右大馭之

屬所謂曲藝也論語謂之小道其不成爲郊人者諸官長皆得
辟除爲吏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
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
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又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于
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者有
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尚書大傳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
所以通賢也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

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
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擅代其宗
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於天子可也有不貢士謂之不
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
誣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
也漢書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適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黜而爵地畢
矣大戴禮記諸侯內貢於天子敎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
相見卿爲介以其敎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
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

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
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
升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
以地攻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
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勛謂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
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五歲一見者六歲一見者四歲一見者
而貢士率以三歲諸侯或春見或夏見或秋見或冬見而貢士
率以春是不盡諸侯率之也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蓋
每年之春諸侯使人入貢至三年則貢士與入貢者竝行故謂
之貢士猶漢之與計偕者也儻其歲諸侯自入貢則率貢士以
行也其射之禮卽大射諸侯大射儀今見存末言公入驁言入

明不在國但言賜鍾人于門內雷似非壇也或者爲壇壝宮棘
門亦有門雷之處不則大戴記有駁文射義兩言射宮或者爲
宮於東郊而非壇也知必在郊者以樂記郊射之文定之學亦
在郊知郊射非在學者周官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與學對
明非學也學在西郊則射自在東郊故知大戴記東郊之文不
駁也知必以春者以小行人諸侯春入貢攻工記春以功（不從鄭讀）
之文知之故知大戴記歲二月之文不駁也天子一歲祭事甚
多惟春秋以射擇士其餘率以春秋所擇者與祭也知秋亦擇
士者周官經有秋合諸射之文故知之也春所擇者諸侯之貢
士秋所擇者國子將郊亦擇士是又在春秋之外疑所擇者畿
內之貢士鄉遂之秀士賢能也其有位之羣臣則三擇皆與周

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天子至大夫皆有大射擇士
之禮諸侯之下大夫食一匊亦君其民故得擇士士無大射者
卑不得擇士也天子擇諸侯之貢士使之入大學學四術知者
以大戴記言時以教伎時是也是則也猶書大傳之言適矣故
下文言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也射既可擇而猶云教伎
則伎必禮樂矣伎即藝六藝惟禮樂重於射耳入大學學成爵
之歸之于其國曷以明之大戴記方夏三月爵士之有慶者七
人以成夏事是天子爵之也尚書大傳天子命與諸侯輔政是
仍歸其國也諸侯貢士不適者十五歲而爵地畢絀諸侯不貢
士者九歲而爵地畢絀諸侯以貢士絀陟貢士之適不適以射

故曰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周官
經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尚書大傳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
大夫士相與射也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也
何以也所以賞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
揖讓之取也勗謂此即饁獸之禮周官經中冬大閱致禽饁獸
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又師田致禽于虞中及郊饁獸舍奠于祖
禰乃斂禽饁獸于郊則澤在郊可知疑在北郊也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大戴禮記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
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質而忠正者四

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愼察而絜
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八曰取接給而廣中者九曰取猛
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
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質而忠正者使
是莅百官而察善否順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
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臧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是
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
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
爲邊竟因方而用此之謂官能也勛謂九用卽辨論官材之法
也治國家長百姓者周官大宰之職也長鄉邑治父子者司徒
鄉遂之官主教者也莅百官察善否者內史主吏治者也長民
之獄訟者司寇主刑者也守內臧治出入者大府司會主財貨
者也分財臨貨主賞賜者廩人主廩祿者也治壤地長百工者
司空后稷主工農者也治諸侯待賓客者大行人掌客知禮樂
者也治軍事爲邊竟者司馬主兵者也凡此九用士當入學時
卽各有所志故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而孔子與弟子言志子
路以軍旅對則治軍事爲邊竟之志也冉有以足民對則長鄉
邑治父子之志也公西華以禮樂對則治諸侯待賓客之志也
他日孔子對孟武伯亦言子路可使治賦冉有可使爲宰公西
華可使與賓客言也可見古之學者雖同習詩書禮樂而各趨
其志以有成如此若武伯所問之仁卽此記所言平仁而有慮
者王佐之才惟顏子可以當之九用之外又有祝史射御醫卜

讀書偶識八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小記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又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白虎通義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以是攷之則立宗為祭先○下
闕曰先王立有宗法大夫士之法也大小宗見儀禮喪服經傳
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大傳小
記兩言之所謂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兄弟宗之者
也是為繼禰之小宗適庶子乃其祖主祭焉而從兄弟
宗之是為繼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曾祖主祭焉而再
從兄弟宗之是為繼曾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高祖主

巫及論力者如司右虎賁之屬所謂曲藝也皆不貳事不移官
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
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則閭中以旌獲于竟則虎中龍旜大
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
否燕禮若射如鄉射之儀勛謂諸侯以上燕射同鄉射大夫以
下無燕射大夫士鄉射皆長民之官與其鄉之人射也國君之
于郊者澤中與其國人射也于竟者巡行國中與竟內之士射
於庠序之中也燕射則與羣臣射于寢卽國中射也大夫以下
寢中狹不容射故無國中射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五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謙　校

祭焉而三從兄弟宗之是爲繼高祖小宗適又生適於庶子親盡不祭同庶子出者不復宗此適焉故曰五世則遷繼之爲言後也後以主祭大傳小記但言繼禰者繼高祖者一舉小宗之始一舉其終然則繼別子之大宗祭及高祖不言可知矣然則士大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又曰大宗繼別子百世不遷則百世祭此別子此亦祭始祖之例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注享嘗謂四時之祭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祧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止此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志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引見王制疏五經異義歲禱於壇引見御覽是禱歲一舉也以是攷之則先儒謂大夫祭祀之制考祖會有廟備四時祭高祖及始祖歲一禱而高祖以下四時薦之其非別子之子孫謂庶人起而爲大夫者則同適士依疏說則適士上鄭注元無大夫二字有者爲別本甚是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注適士上士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適士鬼其顯考依注則上士之考祖皆有廟備四時祭會祖歲一禱當亦四時薦高祖無禱而四時薦依記則高祖亦歲一禱也

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注官師中士下士官師鬼其皇考士喪禮設盥于祖廟門外注祖王父

下士祖禰共廟記其二廟則饌于禰廟注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以是攷之則先儒謂中士下士之考祖同廟備四時祭曾祖則四時薦高祖則祭薦皆無也

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庶士府史之屬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王制庶人祭於寢疏此祭謂薦物以是攷之則庶人之於祖考皆有四時之薦至高曾則無已凡此皆鄭君之說也

周官經九兩五曰宗以族得民左氏春秋晉執戎蠻子赤與其五大夫以舁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由斯言之則庶民亦有宗也

大戴記曾子曰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春秋外傳祭典有之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又庶人食菜祀以魚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弗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助謂無祿者稷饋亦曰厭其同此與此則庶人之薦禮也荀子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注謂農工食力也王制庶人祭於寢注適寢也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傳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疏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也此則庶人所薦之處也天子諸侯之鬼與於祫禘庶人之鬼薦於適寢以上下推之則鄭君謂士大夫之鬼薦而不祭亦大有據但所推限斷勘竊惑焉記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皆禱於壇去壇爲鬼是高祖之前方爲鬼也注所推大夫有祖考鬼其百世者是已然破適士之顯考爲皇考官師以下鬼不及四親與立宗之法不符恐未悉協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勘謂此據初王而言也如自諸侯升爲天子則原有祖廟一親廟四大祖後高祖前之廟皆毀則既廢者不舉故僅立四親廟也別爲其祖所出王立禘廟（以諸侯咸有出王廟故亦非舉既毀也）初王崩則不祧初王之高祖爲六廟二世王崩亦不祧初王之高祖爲七廟七廟備則祧如法至七世王崩則祧七世王之高祖而留初王爲祧宗八世王崩則祧八世王之高祖而留二世王爲祧宗自是以後王崩輒祧其高祖如自大夫以下升爲天子則七世而祧大祖以初王爲大祖其初王以前之毀主入禘廟初王後二世王三世王爲祧宗以藏後王之毀主其祖有功宗有德報禘皆不在七廟之中庶子王亦如之者謂遠庶中興如光武昭烈之比別爲其四親立廟并立其出王之廟其四親廟亦以次祧遷其毀主則藏之禘廟知初王崩不祧初王之高祖者以周公制禮當成王時成王時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皆先王也而周官經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享先公則鷺冕成王時有先公廟故知初王崩不祧初王之高祖也王制祭法禮器荀

子穀梁傳皆言七廟者咸據二祧而言也

諸侯自附庸以上皆立五廟知者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荀子有一國者事五世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鄰入于齊公羊傳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五廟也天子大夫（四命者也諸侯正卿亦同之）大祖廟一禰廟一祖廟一會祖廟一凡四廟而上事三世荀子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祭法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是已其顯考無廟而三時薦於寢歲終則祭焉天子之適士諸侯之大夫則大祖廟一禰廟一祖廟一凡三廟上事二世荀子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是已其高會則三時薦於寢歲終則祭會於寢祭高於壇祭法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是也天子官師上士中士諸侯上士中士則大祖廟一禰廟一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士喪記其二廟則饌於禰廟是已其王考無廟而四時祭於寢特牲饋食經兼明士祭王考於寢之禮故曰孝孫某適其皇祖某子其高會則四時薦於寢而無祭焉下士則大祖廟一王制曰士一廟士喪經設盥于祖廟門外是也禰亦無廟而四時祭於寢祖及高會則四時薦於寢而無祭焉諸侯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者爲始封君爲別子之子孫者言之也喪服傳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則諸侯之大祖必以始封之人明矣壇者所以祀始封

君之父也墠者所以祀始封君之大祖也卽喪服傳所云公子者是已除五廟及壇墠之外則皆鬼矣故云去墠爲鬼也大夫之祖考顯考無廟有禱焉爲爲壇祭之者爲爲大夫而非大宗者言之也大夫不奪宗（諸侯奪宗見白虎通義）身非大宗則無祖考廟也身非高祖宗則無顯考廟也若其宗爲士則如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之禮若其宗無爵則爲壇祭之如祭法所云其三時之薦宗子主之於其寢由此言之則記文雖參差而各有當可以互通也諸侯奪宗者謂始君身雖支庶立四親廟而主祭焉不使宗子主之也

五經異義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藉謹案左氏春秋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以上異義及駁引見通典）勘案大夫士之有無主舊有公羊左氏二說許君主左氏鄭君主公羊今放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引見何劭甫公羊注文二年陳以異義校之皆當作背今士虞記無之當是鄭君本所無也）逸禮饋食設主（引見魏書）後魏元懌曰禮云重主道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由斯觀之則許君說爲優勘於許鄭皆所服膺不敢偏袒但經記尤宜遵奉豈可以其逸而忽之乎

說文祏宗廟主也（主當作宝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又宝宗廟宝祏五經異義古左氏春秋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

考月薦於曾高時言及二祧歲禘於壇墠禘及郊宗石室引見御覽又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亦引見御覽勛案周禮郊祀后稷宗文王武王則郊謂后稷宗謂文王武王也先公之祧主藏於后稷之廟後王之祧主藏於文武之廟則郊宗石室者目祧主也禘祫之事毀主皆與故曰禘及郊宗石室左氏春秋莊十五年宗祔注宗廟中藏主石室昭十八年祝史徙主祔於周廟注祔廟主石函哀十六年反祔於西圃注祔藏主石函傳又曰得祔於橐中合以攷之則訓石函者爲是其曰石室亦函也若是宮室之室則不可徙又不可得之橐中且杜元凱一人之注不宜前後互異許君言宗廟主者以主爲宗廟主主藏於祔則祔亦爲宗廟主也此是正義

故列之前其一曰云云者許君據左氏說存之耳

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劭甫注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勛案室以奧爲尊則主當置之於奧特牲饋食經祝筵几於室中東面少牢饋食經司宮筵于奧又皆于尸未入之前酌奠告饗蓋對主爲禮也以是知主之在奧矣續漢志大尉奉置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漢舊儀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大室中西牆壁堛中引見續漢志注是漢藏主於室奧也漢去古未遠蓋依古爲制也楊倞荀子注云北堂神主所在非古制不敢信

山海經嬰以桑封桑封者桑主也疒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傳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白虎通義所以有主者神

無依據孝子以係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糜信穀梁傳注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堛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穀梁疏引論衡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駁五經異義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于背通典引漢舊儀高帝崩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一寸皇帝主長九寸續漢志注引續漢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勛案淮南子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以是論之則主應前圓後方又題在背見於士虞記逸文背方故可題刻以此知古制後方也舊

儀所言前方後圓似叔孫通改古制而失其義不可依用後代之主題面又沿漢制方前故耳廣厚三寸則方半周六寸圓半周四寸五分周三徑一麤麤率合之凡一尺奇五分舊儀一尺者舉成數言之廣厚二寸七分則方半周五寸四分圓半周四寸奇五釐亦周三徑一麤麤率合之凡九寸四分半舊儀言九寸亦成數也舊儀言高皇帝主長八寸又言長九寸者主之植出跗八寸入跗一寸凡九寸前舉出跗之度後連入跗也皇后主長七寸亦出跗度也連入跗一寸則八寸次仲所言左主度連入跗言之也山經又有銳上之制亦當一寸若是則右主之植通九寸出跗八寸去銳七寸左主之植通八寸出跗七寸去銳六寸男女陰陽之辨男陽德故明女陰德故闇女陽物故七歲而齔二七而精通

七七而天癸竭男陰物故八歲而齔二八而精通八八而天癸竭男陽體故施女陰體故化右主植通九寸左主八寸者所以象德右主出跗八寸左主七寸者所以象物右主去銳七寸左主六寸者所以象法當是古制以此知七八陰陽之度上下所同而長短以辨等威者自當在跗矣尺二寸者主之凡高也除跗上九寸則跗下三寸爲足此天子之度也諸侯長一尺除跗九寸則跗下一寸爲足也人臣又降焉則無足也大夫當無足而刻之以象足士則畫之以金銀飾者人君之飾也人臣當以丹漆主肰正方及方一尺或曰尺二寸者跗之方也方尺二寸者長尺二寸者之跗也方尺者長尺之跗也若是則長九寸者亦方九寸也穹中央者於跗之正中爲穹以受植也達四方者跗角爲四足使前後達左右達若明堂之達矣九分其跗四角爲四足焉

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注某妃某妻也合食爲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勛案鄭君云某妻者謂元妃繼室也言某妻明其兼配若定用元妃一人配則當直云以元妃配宋張子謂祔祭只合一人祔需祔以首妻繼室別爲一所可也程子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朱子依唐會要凡爲適母無先後皆當竝祔合祭三說互異今以鄭君義定之朱子爲長程子之說雖可彊通於經然舍元妃而配繼室於理難安晉武元楊皇后爲元妃悼楊皇后爲繼室虞潭議悼后配食武帝於時從之見晉書后妃傳是元妃繼室皆配也甚合經義

身爲宗子妻先死子三年喪畢妻之主當祔於祖廟而子主其祭何以知之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注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妻死卽得入廟而遷祖則不僅始來仕無廟者有夫祔於妻之禮也故知妻仍祔於祖也宋武帝時無大祖廟而廟武敬臧皇后於七廟中不祔祖姑失禮意矣知子主其祭者春秋傳晉大子申生祭齊姜於曲沃易震爲長子其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故知子主其祭也以是推之則宗子之適子死孫三年喪畢其主祔宗子之禰廟而孫主其祭也及宗子死則皆入廟而上遷高會矣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勷案此據當室者一人爲言也禫者祭名一喪止宜一禫且必有主爲父母禫則已爲主爲妻禫則長子爲主同室之內舍是無禫者矣儻當室之眾子及眾婦死則眾子之子不得爲其父母禫當室之長婦死長子之子亦不得爲母禫祖在厭故耳當室之妾死妾子亦不得爲其母禫父在厭故耳記又言庶子在父之室則不得爲其母禫明此義也亦可見庶子不在父室則得爲其母禫矣以是推之則眾子出父室其子亦得爲父禫矣記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蓋眾子有出室之理出室卽爲當室雖父在亦得爲妻長子禫長子則無出室之理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非出室之謂也故父在不得爲妻長子禫惟父卒母存則可爲妻禫矣眾子與長子同居雖父母皆沒眾子之子仍不得爲其父母禫眾子皆不得爲妻長子禫以一室無二尊也何以知眾子出室而長

子不出室也以庶人論則一家口數已盈自應分居受田適子承已之重不當分而庶子可分也以士大夫論支庶才德可任自應出宦爲別子爲分子而適子則承父業食舊德不當分也庶子不在父室則是已築宮廟既有宮可以禫自有廟可以祭若是則妾子及衆子之子雖父祖在竝可於其廟寢祭其父母也若未有宮廟（未出室則無宮廟）當於廟下室祭之何以知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句絕）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妾母父在既不得禫喪祭又不得於正室則吉祭必不得在廟正室明矣知妾母必祭者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故知其祭也妾既如此衆子亦當從其比矣何以知衆子不祭於廟之正室以一廟惟一人主之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支庶不得主之所以明一廟之無二人主也若復使衆子之子祀衆子於廟之正室是衆人主一廟也何以知衆子不如殤與無後者之比宗子主其祭也以衆子既有子其子自宜盡其誠敬若如殤與無後者比是子不得私其父也且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則有後者不祔食可知矣

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勛謂自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以上孔子荅曾子宗子在他國庶子祭之禮以下則孔子廣言庶子得祭之事也蓋宗子死

宗已遞遷而遷於上之祖於庶子爲父母則亦祭之稱名不稱
孝及己之身沒則不祭已
宗子有故有疾或年幼或出在他國皆當有攝之者曲禮支子
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有故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疏
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此有故有疾而攝者
也曾子問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
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
使某辭又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此在他國而攝者也惟年幼之攝不見經記喪大記子幼
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喪有攝主也祭亦宜同之凡子幼母
在則母主之曲禮曰夫曰皇辟妻祭夫之辭也父在則父主之

記曰婦之喪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是夫可祭妻也記又曰生曰
妻死曰嬪亦夫祭妻之稱曲禮言夫不祭妻者主子長者言之
子長堪主祭矣而已仍主之則非禮也其父母俱沒則使宗人
攝之士以子弟爲隸則宗人亦兄弟也
春秋外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祭悼
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
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於禮
矣注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世本悼子生穆伯靖及平子
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檀弓疏引敬姜於康子爲從祖祖
母言從祖叔母者古人稱如是穆伯悼子之長子康子之宗也
故穆伯祭悼子穆伯卒文伯當祭悼子當時文伯尚幼故敬姜

祭之也孔子美敬姜爲度於禮矣可知子幼母主祭也若主祭非禮則其大者已失又何美焉或以傳所言乃文伯祭悼子而敬姜主內事也其說非是舅沒則姑老儻使文伯主祭則文伯之妻宜主內事何以言敬姜酢不受也又按康子爲悼子之曾孫不主祭而敬姜主祭可見古人之重宗又疑此祭內事敬姜主之外事仍是宗人攝也

立後者有二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其一也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其二也皆必立後者也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妾母尚立後則小宗及支庶宜亦立後但不必

立後也可以立亦可以不立何劭甫言小宗無後當絕者謂無可立則絕之耳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殤無爲人父之道則必不立後者惟殤也所取爲後者必從子及從祖昆弟之子何以知之喪服傳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高誘注呂氏春秋以宗爲曾祖季夏紀三孔甲皋之父發之祖槩之宗是其事矣高曾之親一也則高祖亦可名宗同宗謂同高祖也若同大宗則大疏遠

石渠禮論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以後大宗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閒人通漢曰大宗有絕子不絕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勛案大宗不可絕適子不得後大宗兩語皆出

子夏依聖議則違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語依通漢議則乖大宗不可絕之義是以兩持而難決而兩者皆生人之大經當權衡其平方可論也大宗不可絕者謂一族之中必有大宗非謂身經爲大宗即不可絕也如身經爲大宗即不可絕則及武庚皆經爲大宗主天下國家武庚沒後周公不立商之旁支與武庚昭穆當者以後武庚而更立微子周公者禮之所自出也微子者周公相成王之所立也是足以徵矣或曰紂與武庚皆有臯有臯者可絕而無臯者不可絕也曾子問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是宗子死于他國庶子儼然爲宗主祭於家不別求族中之子以後宗子是宗子無臯而亦絕也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殤雖年幼亦身經爲宗子而不爲立後又一大宗絕之事也假宗子無後族中兄弟皆無子而宗子之弟在是必依兄終弟及之義而立弟爲宗子矣則其兄亦身經爲宗子而絕也又豈有臯卒以此揆之則大宗有絕通漢之言信而有徵子自絕父經記無文聖議恐非也但其事有兩盡者如宗子死無後（無可立則無後）宗子之弟在則立之此兄終弟及之誼也兄入禰廟父入祖廟祖入曾祖廟曾祖入高祖廟別爲其高祖立廟記曰庶子王立四廟謂四親廟也亦其左驗矣春秋四傳論逆祀事皆足以證兄入禰廟父入祖廟也如宗子死無後（亦謂無子可立）已無兄弟而叔父在則必立之此亦兄終弟及之變義也若是則兄子入禰廟

兄入祖廟父入會祖廟祖入高祖廟別立會祖廟其高祖廟則
兄子時已毀不復立矣自此推而上之從祖父族會祖父一也
此皆有國者之禮也大夫以下則兄祔祖兄子祔禰如宗子死
無後族無兄弟可立叔父已沒子惟一人則亦立之是亦兄終
弟及之變義也若是則新死之宗子入禰廟宗子之父入祖廟
祖入會祖廟卽已祖也會祖入高祖廟亦別立高祖廟而已父
先有別廟已當奉之已死則已入禰廟而父常在別廟親盡則
祧祫禘不與焉如是則兩盡矣凡爲後者所以濟人倫之窮也
有四義焉一則昭穆必當公羊傳仲嬰齊之事是昭穆不當也
二則年必相當使若父子然故殤無人父之道則不置後也三
則必身爲支子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已承父重遽可舍而父人
乎支庶則輕矣若一子則尤不可爲人後何則自絕其父也或
曰絕大宗則絕祖絕祖重而絕父輕此語不然一子而後人是
其父斬焉矣不後大宗是僅絕其伯父而未絕其祖也以伯父
與父校則父親而伯父疏伯父無子是天窮之也父有子而自
絕之是人窮之也天窮猶可以少尉人窮何以自安故知其說
非也四則必有服之兄弟子（莒人滅鄫之譏則異姓也同姓大疏遠亦不可）四者一有不合則不可爲後也不可爲後則立後之法窮矣立後之法窮而大宗不可絕則惟移其宗而已卽兄終弟及之義也兄終弟及議禮者不以爲非而大人世及亦見經記故可依用之也
通典魏劉德問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荅

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齊書江斅傳宋明帝敕斅出繼從叔慬爲從祖亭後王儉啟江忠簡允嗣所寄唯斅一人傷無眷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慬絕後可以斅小兒繼慬爲後尚書參議謂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勛案閒世立後論發於田瓊事成於荀顗晉元帝亦依此準勛竊以爲未安蓋閒世則無父於昭穆世係皆所不便尋田瓊初發此論元以通適子不後人大宗不絕之義而大宗不絕已別有解則此論亦可竟廢

喪服小記有爲祖庶母後事似與田瓊閒世立後相準但爲祖庶母後者使一孫承妾之後與其喪祭而此孫仍父其父即其父母沒亦當服之三年不得降同從子則於昭穆世係皆便與此不同也

喪服小記疏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依賀氏此旨則爲慈母後爲庶母後者不降其本生母則爲祖庶母後者亦不降其本生祖母也但爲慈母後爲庶母後者喪其所後母如母又喪其所生母不降又必喪其君母是一人而三母也恐賀氏此論亦未深得禮意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

莊公始也周官經大史小喪賜謚小史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江子屏曰皆謚之出於朝者也據此則謚之出於朝者不下於士也士虞記逸文吉主背刻而謚之豈私謚與若然則私謚之法與制禮同起故記舉以爲法也若士不宜有謚則記者當云背刻而字之或曰記時士已有賜謚故云然也若爾則記亦不宜舉失禮以示後人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史記記商人之王皆冠帝於號如云帝大甲帝大戊是已周人之謚卽商人之號國策云先帝昭王是亦冠帝於謚周人於鬼神多加皇稱如皇祖皇考皇妣皇辟皇尸皇天之類不一而足古者主背之刻不書考祖曾高緣世代遞遷刻一定不改也由曲禮之言推之主上之刻宜云帝文王帝武王若依皇祖之例加皇於帝則成皇帝文王皇帝武王已此卽周官經所云鬼號也五等之侯臣下皆稱之曰公先世曰先公春秋傳先王先公七姓十三國之祖是已大夫臣下稱之曰主先世曰先主春秋傳先主與吳王有舊是已子則男子之通稱士稱子特牲饋食經曰適其皇祖某子春秋及戰國時著述者皆稱子不盡有爵者也先世曰先子孟子吾先子之所畏是已以是言之則先帝先公先主先子例一也帝既施主則公主子之號悉可施於主如是則五等當曰皇公某公皇公某侯皇公某伯伯子男一也子男亦可上稱某伯大夫當曰皇主某子或曰皇主某伯某仲某叔某季某孟無謚則稱字曰皇主伯某甫孟仲叔季惟所當曰皇子伯某甫孟仲叔季惟所

當有謚則稱謚曰皇子某子天問伯林雉經王逸注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大子申生伯林之稱當卽主背所刻蓋曰伯林恭子也無謚則曰伯林某甫

五經異義禮戴說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其有先君之主者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祖當作禰字之誤也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郊特牲疏引鄭無駁與許同也大傳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鄭君注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又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鄭君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　國朝毛大可奇齡曰魯立文王廟於其國謂之宗國三桓立桓公廟於其家謂之宗卿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王之父以爲大宗於是立宗廟於其國

如魯祀文王鄭祀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之魯季氏祀桓公於其家名曰三家之堂（見辨定大禮議其大小宗通釋多不可從）勛謂大可此議可上通於許鄭二君之說王公之弟不敢宗王公別立母弟爲宗如大宗無母弟立庶弟則如小宗此鄭君大傳注之說也立爲宗者則立出王廟而兄弟共事之爲宗國立出公廟而兄弟共事之爲宗卿（亦曰宗邑）此可通於匡衡下土諸侯不敢專祖於王之說不敢專祖者謂不一人祖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可通許君所準之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但許君依左氏謂立出王廟緣於上德而大可謂緣立宗似有異其實一也蓋有德者命之爲公卿爲宗本一事也大可又曰據左傳穀梁注

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勛謂武王並建母弟初以管叔爲宗邊周書惟十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是已（蔡字當作叔）管叔誅後無子更以周公爲宗孟子滕謂魯爲宗國是已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言諸侯不敢以天子爲大祖大夫不敢以諸侯爲大祖也若二王後及三恪則諸侯以天子爲大祖矣喪服傳言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者謂公子不得以先君入祖禰廟也宋祖帝乙則據宋未爲商後言之故與鄭祖厲王同一比也鄭桓公爲宣王母弟微子亦紂母兄故皆爲宗國

晉鍾雅奏曰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元帝詔曰稱伯祖不安如所奏溫嶠議曰其非子

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於某皇帝元帝從嶠議勛謂嶠此議可爲
古今通準周制於生王宜稱孝嗣王準諸侯遷廟稱孝嗣侯之
例於先王宜依主背所刻曰皇帝某王先王或伯祖伯考兄弟
兄子皆非以屬之親在廟故不稱其屬帝之言君也以君代屬
者實緣以君之尊在廟也

五經異誼春秋公羊說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
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謹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
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皇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
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昭
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
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皇之重者此何故不皇殤者十九
尚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通典引勛謂公羊
左氏之說許鄭二君之論皆是也未踰年君有子書葬立廟者
如明光宗貞皇帝是已豈可不爲之立廟乎此公羊說是也無
子不書葬恩無所錄者鄭君所云子般子惡是已是當從殤與
無後者從祖祔食之例鄭君所引漢三帝亦其比也此則鄭君
之說是也許君所引臣不殤君如魯閔公是已閔公立已踰年
而薨時尚未冠無子薨後亦廟於昭穆此則左氏說及許君之
說是也但許君之議非爲未踰年而發故引及殤事子不殤父
亦以明君也後君入先君於禰廟故可比於父子不然冠不爲
殤冠而後娶安有殤父也哉勛此論非爲許鄭二君公羊左氏

二家作調人但事理有各當不忍先儒之說互相揜飾也

喪服小記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又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雜記士不附於大夫成人尙不祔則殤與無後亦不從祖祔食明矣

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會孫適玄孫適來孫是王子孫惟適殤從祖祔食也無後者應亦同殤晉愍懷大子哀大孫沖大孫殤大孫號陰室四殤在大廟中蓋準禮爲之也諸侯下祭三適元孫適來孫之殤不祔於祖也大夫下祭二適會孫不祔於祖也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適孫之殤不祔於祖也不祔於祖則無所祭若適而無後則無限斷皆祔於廟也鄭君祭法注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勛案此言身爲支庶而當室者若在父室已雖有會而已之適子殤於父爲適孫則不祭也鄭君又曰凡庶殤不祭此上下通制也會子問疏庾云祭殤不知何時當止未有聞焉勛案晉徐邈議大子大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此議宜可爲古今通準

五經異義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王制疏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由是論之則凡王子出封得立出王廟公子出都得立出公廟其爲宗國宗邑者世世不毀其凡國凡邑子立而孫毀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正謂此也出王廟不在五廟中出公廟亦不在三廟中也或曰當爲壇墠

以祭之而不立廟也

王制疏引左氏春秋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江子屏曰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圍亞圍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大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而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五經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傳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詩烈祖疏引鄭君從而不駁江子屏曰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立廟以祀之子屏此議似可從如此則天子七廟外禘廟一（即出王廟）宗廟二（謂祖有功宗有德者）報廟三（高圍亞圍報廟也列女傳宣王爲世宗廟也其大王王季宜從報廟成王康王宜從宗廟）庶子王之親廟又在其外也諸侯五廟之外出王廟一庶子公之親廟二魯以伯禽爲大祖是王孫就封也而立周公廟則王孫就封者得立王子廟三也以是推之則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亦當特爲公子立廟也

左傳襄十一年傳臧武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注遠祖廟爲祧

勷案祭法注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凡鬼者薦而不祭若是則大夫高祖以上大祖以下皆當薦也大夫有主（說見上）其藏於大祖廟故名祧與然此謂有土之大夫也其士庶人高祖以上

之主當褅之也大夫祧廟所藏之主亦必生經爲大夫者其未爲大夫者亦當褅也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

讀書偶識九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尙書大傳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伊尹時有此制矣由是論之則爲夏制無疑周制六官每官兩中大夫佐之每中大夫兩下大夫佐之每下大夫兩上士佐之每中士兩下士佐之計凡三百七十八人加三孤則三百八十一人明堂位言周三百者舉成數殷二百之制則未之聞

鄭君注說苑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是伊尹時有此制矣由是論之則爲夏制無疑周制六官每官兩中大夫佐之每中大夫兩下大夫佐之每下大夫兩上士佐之每中士兩下士佐之計凡三百七十八人加三孤則三百八十一人明堂位言周三百者舉成數殷二百之制則未之聞

王度記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義或曰天子娶十二女
義引
灤十二月曲禮記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王
制記昏義記皆云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
案諸書所言凡有兩義一謂內官一謂嬪御昏義所言數與夏
官準蓋夏制也周官經春官篇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
上士八人天官篇世婦無數當準六官卿六人也春官篇每宮
卿二人則十二人準小卿數也下大夫四人準六官之數上士
八人準六官之上士玉藻記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
子卽春官之世婦也蓋命士大夫之妻爲之故玉藻云然也公
羊傳諸侯一聘九女以法推之則天子當娶十二女白虎通義
所言是已十二女者后之姪娣及二國之媵也二國媵并其姪
娣凡九人周官經九嬪是已攷工記以九嬪擬外官之九卿則
世婦在九嬪之中可知矣六世婦與三嬪合稱爲九嬪猶之三
孤合六卿爲九卿也周官經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是周制
有夫人也王后之姪娣宜爲夫人云周官經以陰禮教九御春
秋外傳內官不過九御是御惟九人也士昏禮經每以御擬媵
周官經亦以九嬪九御竝言則嬪者后之同姓御則王所選良
家女備宮中使令者也或御或不無定限也王度所言天子娶
九女當目御士媵尊於御故經曰雖無娣媵先謂先於御也御
亦御故記曰妾御莫敢當夕媵爲貴妾故喪服經曰士爲貴妾
御爲賤妾記曰妾御莫敢當夕媵爲貴妾故喪服經曰士爲貴妾
通賤人之子皆御也諸侯者謂之嬖人春秋傳公子州吁嬖人

之子也又公子荆之母嬖又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又嬖人媾始皆諸侯之御也御亦有貴賤如賤妾及婢子及曲禮所言天子有妾諸侯有妾皆微而又微御之益少故燕姞必以蘭爲徵而內則注言通也孟子無以妾爲妻春秋傳宗人釁夏曰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皆爲御也若媵則與后夫人皆大國之女故可爲繼室白虎通義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白虎羣儒設此二義左傳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是用後義也雜記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是妾有攝女君之事也對夫則曰繼室對子則曰繼母喪服經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可名曰繼室而不可名曰夫人則惑之甚者也雜記言攝不言繼者攝有代訓亦繼代之義也曰先女君明已繼爲女君也不言繼而變言攝者以從妾而升故異其文也白虎羣儒疑於不聘然升於適之時自可告廟備禮也公羊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魯惠公取仲子非禮也士冠記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若然則五十而娶必再娶也

故注曰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疏宗婦領宗女於內事不可闕故雖七十猶娶也如是人臣再娶明矣曲禮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長妾熊安生曰士一妻二妾長妾當謂娣也由是言之則士備姪娣明矣士備姪娣則大夫有二歸矣然此謂天子之大夫士也白虎通義卿大夫一妻二妾如此則諸侯之大夫僅一歸而管氏有三歸故夫子譏之白虎通士一妻一妾下卿大夫禮此則諸侯之士也人君不再娶而人臣再娶者以九女十二女不能死喪略盡故不再娶也大夫三女容死亾相繼或愚闇不任故再娶也凡以妾升繼室者不必娣故不與先女君同黨也凡不再娶者爲有媵在若媵亾而御存則必再娶可知以御無升於適之理也凡適死而以禮升待年之媵亦非再娶升媵之禮當亦在三千中但今失之矣凡此皆言嬪御也諸侯內官當有三世婦爲三宮每宮又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內則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又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此人君子食母之所出也內則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此大夫子食母之所出也御者賤妾也傅者姆之屬與妻俱來者也人君夫人之傅姆則大夫之妾士之妻大夫內子傅姆當是士之妾庶人之妻姆則年五十而無子者傅可爲乳母則年未五十也

大夫以上於其妾無服士服貴妾緦何以知大夫不爲妾服也喪服傳曰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妾不尊於庶母故知無服也喪

服經緦麻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故知士服緦也

緦麻章士爲貴妾乳母言貴妾則賤妾不服可知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是妾無子雖貴亦不爲之服也若賤妾雖有子不爲之服已凡云庶母者謂父之貴妾若賤妾則父所不服子亦不爲服也惟乳母則恩有加亦爲之服其以傅爲乳母者不服士子無食母士得有乳母者士或爲大夫子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鄭君注教示以善道者）其次爲慈母（鄭君注知其嗜欲者）其次爲保母（鄭君注安其居處者）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鄭君注可者傳御之屬也列女傳可作阿阿古字通用）喪服經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下引內則異爲孺子室云云其下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鄭君注止此）劬案內則記文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是貴人目大夫以上也（疏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者皆據大夫以上與記文合無疑）公子尊卑比大夫（疏中語）故鄭據爲大夫及公子也詳鄭意大夫以上適子備三母大夫子之慈母卽食母故注引食母而曰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緦麻章注乳母謂養子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者內則大夫之

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是乳母食母一也食母與慈母貴賤雖殊而其事則一亦有慈母則無食母有食母則無慈母云諸侯子之食母則非慈母故注引國君世子食母而曰非慈母也其以諸母諸庶古字通用諸母卽庶母父貴妾爲三母者則服小功加於緦也其以御父賤妾爲三母者則服緦以恩加同於庶母也庶母謂父貴妾緦麻章注養子者謂庶母慈己者也有他故疏云疾病或死是已賤者卽父之賤妾也所云御是已乳母非必因慈母疾病而使賤者爲之故內則注曰選於傅御之中兩注相備也儀禮疏國君子爲慈母無服本會子問注士自養其子無三母具貴人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凡此皆鄭義也勗謂其說是已但荀子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九當作五是乳母慈母非一也又父沒則不服之矣疑亦非蓋云君子子者明父在尙服父卒無所厭降彌應遂也禮記異爲孺子室章疏此人君養子之禮兼大夫士以是觀之則士大夫之妾子雖三母不具亦應有一二或保或師或慈其服之之科亦同大夫適妻子也曾子問注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是鄭意士亦有慈母也但不具三母耳

曾子問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

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
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
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
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古之禮慈母無
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
服也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據鄭君此注則諸侯之子無庶母慈
己之服公子尊卑同大夫是大夫以上無庶母慈己之服也
喪服經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
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
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

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
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
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皆得伸也據鄭君此注則慈母
如母者惟大夫士之妾子然也曷知之以在齊衰三年章大夫
士之妾子父卒乃爲母齊衰三年若公庶子父卒爲母大功也
疏意如此勛謂慈母有五一慈母如母者喪服經所言二不命爲母
子者喪服注所言三三母中慈母而庶母爲之者喪服經小功
章所言四三母中慈母而御爲之者喪服經緦麻章所云乳母
是也五阿傅爲慈母雖士大夫亦無服
朱子家禮三父八母圖養母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
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勛案經記無養母之文魏時始有

四孤之說謂遇兵饑有賣子者一也有棄溝壑者二也有生而父母亾無緦麻親其死有必然者三也有俗人以五日生子妨忌之不舉者四也田瓊曰絕祀而後他人固屬非理然此四孤非故廢其宗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所謂恩踰父母者也其家若絕祀可四時祀於門外王修議曰當需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荷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亾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前儒議四孤尚未云有服安得服重且有養母而無養父愈滋疑惑朱子於儀禮經傳通解喪禮皆其手定援據後代服制不僅廣按周禮無復養母之文知家禮之說非也且其中多與家禮異者又是晚年之書

世人知宗朱子而不知宗周孔知宗家禮而不知宗儀禮經傳通解則惑之甚者也家禮楊復謂初年之書甚是王懋竑謂爲依託恐非朱子讀喪服不杖期章傳父母長子君服斬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注疏曰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非多看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便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由是言觀之今日士流不讀注疏而自稱爲宋學者亦非宋學之醇者也

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又昭二十八年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白虎通義及左氏膏肓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鄭君箴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立長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禮有詢立君勛謂王后有數子則立長者爲適此公羊說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也王后無子則立娣之子所云次正及子以母貴者左氏言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及公羊言立子以貴不以長是已娣亦無子則立眾妾子之長者左氏所云擇立長鄭君言貴鈞始立長是已若眾妾子長同則詢於介眾而立賢左氏所云年鈞以德是也介眾所不能定則卜之周官經卜立君左氏云德鈞則卜是也后及娣皆無子而眾妾之子立則其妾尊亞於娣絕眾妾所謂母以子貴此也

喪服緦麻庶子爲父後爲其母鄭君曰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曾子問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葢謂庶子王爲其母據鄭意則士大夫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而天子諸侯則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也春秋左氏齊歸薨公不戚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歲之戚以妾母爲三年喪者葢心喪也如言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趙宋服制令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而亦解官申心喪祖是意也其祭之制依穀梁傳別築宮使公子主之於子祭於孫不公子者據公子祭於孫不公子者卽庶子公之母弟也子祭孫不者據公子之身不據公也如無母弟則使己之次子主之知者喪服小記爲祖庶母可也注父妾之無子者亦命已庶子爲後卽其比二者皆無則公爲之服大功亦築宮祭之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言唯君所服者見君服之不一也有母弟及次子則爲之
服練冠無則爲之服大功是服有二種故言唯君所服也
江子屏苔程在仁書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謂居
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苫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
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
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不悖於禮經
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勛案居喪之稱不見於經記惟哀子
則對神之稱六朝時對人則自稱孤子宋書巴陵王休若傳前
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
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

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眾乃駭愕桂陽王休範傳大
宗晏駕母荀大妃薨元徽元年進位大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
遺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孤子忝枝皇族又曰孤子已下復觸
姦機又曰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袁粲傳元徽元年丁母憂二年
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恢慨謂諸將帥曰孤子受先帝
顧託本以死報梁書袁昂傳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豸卒昂幼
孤爲豸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諭之曰孤
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皆其事也由是言之則稱孤子事有前
準其在於周則左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記其在凶服曰適子
孤哲諸侯也其士大夫雖未聞然記曰喪有二孤是士大夫在
喪皆曰孤其自稱應亦同之後人有在喪自稱哀子者大非喪

祭之稱哀子猶之吉祭之稱孝子祭主孝故祝稱孝子喪主哀故祝稱哀子若在喪可自稱爲哀子豈平日亦可自稱爲孝子乎人期於孝然不自稱爲孝子者不敢自謂能孝也喪期於哀若自稱爲哀子是敢自謂能哀也子屏謂不可稱棘人亦斯意孤有二義孟子幼而無父曰孤禮孤子當室宗子孤皆年二十以下無父之稱也喪有二孤適子孤斬焉在衰絰之中皆有重喪之稱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子主饋奠似卽喪之孤然孤之爲稱本施於賓朋父在父主賓客子不得自通於人也如是則無孤稱若父卒而後母卒則稱孤無疑上所引諸證皆是若爲祖持重者當準適子孤之稱曰適孫孤爲祖庶母後者當夫適稱孫孤凡此皆有喪之稱也無父之稱止於二十有喪之稱雖百年猶爲孤也石渠禮論聞人通漢曰無父母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是己喪大記既葬與人立大夫士言公事旣練大夫士謀家事居喪對人言此其證也則居喪有稱自古然矣石渠禮論引見通典

周禮齊服有元端素端石渠禮論元冠委皃也朝服布上素緇帛帶素韋韠引見續漢志劉昭注士冠經元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記特牲饋食皆服元冠緇帶緇韠惟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經記皆不明言朝服爲元端而石渠禮論謂布上素則素端也

玉藻記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謹案本記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

皆元冠之服非皮弁之服也則此文亦宜爲元冠之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布去其半而縿加灰錫也蓋朝服白無采故縿錫取則焉若是則朝服以十五升白布正也以縞則自季康子始孔子譏以縞爲朝服之非而又著其有可用之時故曰此以縞爲朝服而服之以朝古者惟卒朔而視朝然後服此服也以此證之又足以明朝服之上素也卒朔而朝得以縞者皮弁服本縞也視朔皮弁卒朔而朝易弁而冠衣仍其舊故可用縞也

小戴禮記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勗謂十二衣郎十二月聽朔之衣也玉藻玄端以聽朔于南門之外則聽朔之衣元冕也元冕衣雖無九章然亦天子卷諸侯黼大夫黻月令春三月皆言衣青衣夏三月皆言衣朱衣秋三月皆言衣白衣冬三月皆言衣黑衣則春衣青質夏衣朱質秋衣白質冬衣黑質也攷工記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正月衣青質白章二月黑章三月黃章四月朱質白章五月黑章六月黃章七月白質青章八月赤質黑章九月元章十月黑質青章十一月赤章十二月元章章者謂卷及黼黻中之色也

祀五帝當同郊祀之裘冕春迎青帝于東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青衣則青衣赤卷畫三辰其中也夏迎赤帝于南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朱衣則朱衣青卷畫三辰其中也季夏迎黃帝于南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黃衣則黃衣元卷畫三辰其中也秋迎白帝于西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白衣則白衣黑卷畫三辰其中也冬迎黑帝于北郊王居明堂禮以爲衣黑衣則黑衣白

卷畫三辰其中也諸侯則繡大夫則黻各依其時云
管子輕重巳春始天子服青而綏青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秋
至天子服白而綏白冬始天子服黑綏黑冬至天子服黑而綏
黑由是言之天子不惟有五時之衣幷冕亦有五也
周官經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鄭氏注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殷謂眾士也王制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君注小國
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
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

天子勛謂周官爲正經於邦國言參於都鄙言兩明邦國皆有
三卿也二記之言王度爲是王制爲非牧誓曰司徒司馬司空
是武王未克商爲侯國之制也左氏春秋傳曰季孫爲司徒叔
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魯之三卿也春秋經鞌之戰同時而
書者四卿計其時仲孫蔑尚爲次卿是五卿也書五卿者蓋小
卿二人皆書於經也下大夫五人蓋大宰小司徒小司馬大司
寇小司空也大宰大司寇亦號小卿又名上大夫也何以知大
夫五人有大宰大司寇而非宗伯也以春秋魯宋二國知之魯
公子翬己書於經爲卿矣而求爲大宰是大宰必爲卿也臧孫
爲司寇書於經孔子爲司寇門人得書其卒是司寇亦爲卿也
夏父弗忌爲宗伯不見於經是不得爲卿也宋華元爲右師魚

石爲左師是公國之二孤也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是三卿也向爲人爲大司寇向帶爲大宰是二小卿也以是知五大夫大宰大司寇在其中而無宗伯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不得名小卿又不爲上大夫蓋下大夫又號亞大夫也上士二十七人其七人進等二人爲小宰小司寇五人爲五官之師亦謂之嬖大夫嬖譬古通用字譬比也言非大夫但得名之爲比大夫也其二十人則五官官四人周官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天子制也孟子王制諸侯之臣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少一等殺於天子也周官經於官府言正言貳言攷次乃言殷于邦國言參言伍卽言殷亦足以明諸侯少一等也周官六等遞相倍諸侯三卿幷二小卿爲五卿計下大夫嬖大夫爲十人上士二十人是亦相倍之濛也若是則中士宜倍上士下士宜倍中士周官天子制每官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此則每官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亦諸侯半天子之濛也大國上卿中卿下卿皆三命次國上卿中卿皆三命小國上卿三命大國謂侯次國謂伯小國謂子男凡三命者皆命於天子故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上大夫下大夫嬖大夫大夫皆二命次國下卿上大夫下大夫皆二命小國中卿下卿上大夫皆二命大國上士中士下士次國嬖大夫上士皆一命次國下士小國中士下士不命若元侯上公則其政卿及其二孤皆四命故晏子

曰唯卿爲大夫王度記曰諸侯之冢宰其爵如天子之大夫引見白虎通義冢宰卽大司徒或稱冢宰則大司徒別爲小卿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注周官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注止此故知冢宰司徒一也或以司徒司馬司空爲政亦四命王度記單言冢宰者舉一以例之也

元侯上公之卿食五旬故春秋外傳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旅五百人旬一乘計甲士徒兵厮卒凡百人也諸侯之卿食四旬王制所謂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者也諸伯之卿食三旬荀子曰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王制曰次國之卿三大夫祿是已子男之卿食二旬王制曰小國之卿倍大夫祿是已五等諸侯之下大夫皆食一旬故外傳曰大國之上大夫一卒之田食旬者其宰皆下士食縣者其宰皆中士

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小臣正小臣師大射正小射正司馬正司馬師庶子正工人士宰夫有司宰胥少牢禮有雍正雍府檀弓有司徒旅射人師卜人師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籥師籥師丞周官經宰夫職使其旅旬師職帥其徒司市職有市師市司酒正職使其士宰夫職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勛謂周官中大夫以下皆以正師司旅名之如大宰小宰正也宰夫師也上士司也中士士也下士旅也上士曰宰司中士曰宰士下士曰宰旅也其餘官皆仿此凡周官敘官諸官之長不論中大夫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皆正也其以中大夫爲正者下大夫爲師上士爲司中士爲士下士爲旅也下大夫爲正者上士爲師中士爲司下士爲士也上士爲正者中士爲師下士爲士也中士爲正者下士爲士也其長官以師名者其師名丞籥師丞是也周官禮序官籥師中士四人無下士上缺上士之數也不然則籥師中士疑中士之荀子王制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注白謂甸徒猶今之伍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馬今本譌作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小戴記五十不爲甸徒勷謂白卽白徒一曰甸徒也司馬法所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引見杜牧之孫子注卽甸徒也但管子所言一乘多五人

荀子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管子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巧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勷謂二書皆言工賈有分則工賈之受財貨於上明矣外傳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古市廛之法蓋有市一廛卽有泉十五萬說見六卷所謂賈之分也如農夫有百畝之分矣一分稅泉千卽所謂廛法也商賈唯有此稅耳若貨不儥而無息則無稅而泉府斂其貨賈別受泉此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之法也

韓詩外傳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勛謂三秉一月之祿也一歲則三十六秉三十六秉卽九百斛也秉十六斛斛六斗四升若是則曾子仕莒爲下士也

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勛謂四鄰比天子之孤故爵視卿而祿視次國之君也

三公封畿內諸侯其地方百里出車百乘所謂百乘之家也其爵爲公孤卿封畿內諸侯其地方七十里爵爲伯中大夫封畿內諸侯方五十里爵爲子三公爲大都卿爲中都中大夫爲小都

春秋書周公卿大夫士有祭公周公皆三公也有祭伯凡伯單伯伯毛伯召伯伯皆爵也有蘇子尹子劉子單子子皆爵也有南季祭叔叔服榮叔王季子札子皆稱字劉夏石尙王子瑕皆稱名宰喧宰渠伯糾宰周公孔宰周公閔或稱官名或稱官爵皆宰也勛謂周制大宰皆書名尙書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亦大宰書名餘公卿書爵也宰周公傳稱宰孔葴仍舊也漢書凡丞相皆去氏著官名亦周法也或曰三公未受封者稱氏卿稱子中大夫稱伯叔下大夫稱字春秋尹氏凡三見詩亦稱尹氏大師劉子單子尹子皆卿則子非爵南季祭叔榮叔王季子則中大夫也王札子則下大夫也叔服者葴亦下大夫也石尙王子瑕則元上士中士也子突則下士

故稱人也初稱祭伯者爲卿次稱祭公者升爲三公後稱祭叔者繼世爲大夫也初稱尹氏三公也次稱尹子卿也後稱尹氏亦三公也

春秋左氏傳曰唯卿爲大夫王度記曰諸侯之冢宰其爵如天子之大夫外傳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由是以言則天子之下大夫食五乘其證審矣

管子八觀篇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勛謂山者山田（如度山林之類是已）山農所耕也澤者澤田（如鳩藪澤是已）澤農所耕也苞山林藪澤等田五十里計足惟一千奇六十餘井故萬家以下就山澤之田計之方五十里足矣去山林藪澤之田五十里計足一千七百五井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之田五十里方足也

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掌幼掌孤掌養疾掌媒掌病通窮是都鄙於兩伍殷輔之外復有此等七官也都鄙之兩當爲下大夫伍當爲上士殷則中士下士也中士當倍上士爲十人下士當倍中士二十人大都之官不過如是而已小都則兩爲上士伍爲中士殷爲下士當倍中士爲十人

樂有升歌者琴瑟主之有笙入三終者諸侯以笙天子以竽皆匏竹也有間歌三終者金石主之有合樂三終者八音皆備春秋外傳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周官凡樂圜鍾爲宮宮琴瑟也謂以圜鍾爲琴瑟曲之均升歌是也黃鍾爲角角編磬也謂以黃鍾爲編磬曲之均間歌是也大簇爲徵徵匏竹

也謂以大簇爲匏竹曲之均竽詠簫詠笙詠是也姑洗爲羽羽編鐘也謂以姑洗爲編鐘曲之均閒歌是也方澤宗廟樂視此樂有四節初節升歌清廟外傳歌文王大明緜經升歌鹿鳴是升歌凡三等也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禮大祭祀帥瞽登歌命奏擊拊大祭祀登歌擊拊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工四人二瑟記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弦達越大琴當瑟作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當作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荀子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膈揚子雲長楊賦拮膈鳴球韋昭注古文膈爲擊勗謂尚拊之膈四字當爲搏拊拮膈朱弦而通越也凡此皆言升歌也其次爲笙入三終禮經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皆升歌鹿鳴者之二節也外傳歌文王大明緜詠歌及鹿鳴之三此升歌文王者之二節也荀子竽簫笙類也韓非子曰竽簫笙爲五聲之長升歌鹿鳴者笙奏南陔三終升歌文王者簫詠鹿鳴三終以是差之則升歌清廟者當

竽詠文王三終矣其次爲閒歌三終書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禮經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凡此皆閒歌也閒歌初擊頌鐘以依詩次笙磬又次頌磬又次笙鐘又次笙磬其詩則魚麗六篇升歌鹿鳴者之閒歌也清廟文王之閒歌無攷疑在大雅中最後乃合鄉樂三終禮經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記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論語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此皆合樂也若舞則多二節升歌之後有下管一節閒歌之後有正舞一節書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禮經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乃管新宮三終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升歌清廟下管象凡此皆下管也凡舞皆有文武大武六成則三象配之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在笙庸以閒後詩萬舞有奭在侑我磬聲後故知正舞在閒歌之後也鄉樂名亂實亂諸樂故最在後又升歌有三而合樂則一也

雲門六變咸池八變大夏九成大濩無攷大武六成象三成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七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

讀書偶識十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禮記童子不帛襦袴左傳徵褻與襦方言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汗襦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褕自關而西或謂之祴自關而東謂之甲襦宋楚之閒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偏禪謂之禪襦複襦江湘之閒謂之襜或謂之箭褸說文襦短衣也从衣需聲一曰麤衣祴祴褠短衣从衣氐聲褠衣袂祴褠从衣周聲裋豎使布長襦从衣豆聲釋名襦耎也言溫耎也禪襦如襦而無絮也要襦形如襦其要上翅下齊要也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反閉襦之小者卻向著之領反於背後閉其襟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鄴以上謹案諸家之言襦之制曲

領短絮衣也汗襦若今之緊身矣禪襦今緊身之無絮者褖卽
褻襦之長至膝者半褒襦之褒差大者今婦人缺襝馬袳是也
卽方言之單言襦者矣要襦但襦下過中央長兩畔翹起今爲
衣者皆然要襦特其甚者爾
爾雅衣祧謂之褫注或曰袳衣之飾子虛賦蜚纖垂髾文選李
善注司馬彪曰髾燕尾也衣上假飾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穀禪
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蘇林
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縮角割名曰交輸裁也謹案文
選注引埤蒼曰旃旌旗旒也旌旗之旒皆作燕尾則髾卽祧無
疑釋名所云上廣下狹如刀圭方言稍謂之祜卽此
說文祦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祦紳士昏禮經主人奠弁

纁裳緇袘子虛賦揚袘戚削蜚纖垂髾謹案祦袘一也漢書注
袳賈逵謂之衣圭方言袳謂之裾則說文訓祦爲裾者裾卽袳
也朝服之袳不續於裳垂而放之故臨時始加也方言褸謂之
袳褸謂之祜卽此漢書顏師古注纖袳衣之長帶也若是則髾
垂於後祦垂於旁纖垂於前
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有褒者
趙魏之閒謂之祫衣無褒者謂之程衣古謂之深衣漢書江充
衣紗穀禪衣曲裾也玉藻纁爲繭縕爲袍禪爲絅
帛爲褶褶褋音同說文褒裳也裳俠也則褒卽有箸之謂也其
制卽深衣文具禮記
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襜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其短者謂

之褖褕以布而無緣倣而紩之謂之褴褸自關而西謂之祧褐
其倣者謂之緻說文直裾謂之襜褕漢書顏師古注襜褕直裾
禪衣謹案諸家之說襜褕之制如深衣但直裾爾褖褕似今之
馬衽

方言繞衿謂之帬帬陳魏之閒謂之帗自關而東或謂之襬釋
名帗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方言衿謂之交注交衣交領也
詩靑靑子衿傳靑衿靑領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士昏禮被穎黼
詩素衣朱襮釋名交領就形名之也謹案古人領與衣殊著之
在外帗與領連也玉藻曲裾二寸詩要之襋之衿襋皆緣衣也
非此別著之領

曲禮女子許嫁纓內則婦事舅姑衿纓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
佩容臭士昏禮經主人親說婦之纓施衿結帗詩親結其縭爾
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卽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
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謹案衿卽領而纓縭乃領下之緌若冠
之有緌緌中以香充之故名香纓又曰衿纓皆佩容臭也男子
亦有幃楚辭蘇糞壤以充幃穆天子傳天子大服冕褘帗帶搢
笏夾佩是矣纓所以固衣不獨外衣有也自祖以上皆以布幅
橫頸交於膺前絡帶又交於腰脊乃結兩端於腹前婦人許嫁
纓與未笄衿纓二文不合者許嫁纓當謂內衣之纓未笄衿纓
乃在外之衿纓也許嫁纓者示愼固也說纓者解衣也或謂許
嫁而纓嫁而說纓不復著非矣
說文嬰頸飾从女貝貝其連也楚辭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

以爲膺注膺絡胷者也釋名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謹案嬰卽纓膺亦嬰也乳子時尙有嬰則旣嫁說嬰不復著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

釋名交領就形名之也曲領中則禁內衣之袧此曲領在內中禁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謹案中禁領之領謂內衣之在外也二領制同但內外邕頸爾曲領在內云者以明交領之在外也

異爾領卽衿也以此證之則衿纓有內外斷可知矣

記童子不襦袴傳徵褻與襦方言袴齊魯之閒謂之襫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袸袴通語也釋名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漢書外戚傳光霍光欲皇后擅寵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顏師古曰窮袴今之緄繓袴也說文袴脛衣也袑袴上也襱袴跨也褻袴也謹案襦袴同言襦是絝短衣則袴亦絝襌也不然童子不宜無襌方言襌與袴爲兩條是矣袴本無當窮袴乃有當也今時絝袴有無當者

方言襌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褕又無祠之袴謂之襗注袴無跨者卽今擯鼻襌也祠亦襱字異爾漢書司馬相如自箸擯鼻襌與傭保雜作顏師古曰卽今之袧也形似擯鼻故以名云袧音之容反謹案襌有上有當無二祠其形卽似牛鼻孔矣祠今時俗語猶然但音徒孔反爾襌今單袴廣雅幝無當者謂之褖今小兒所箸袴俗名衩袴說文縛蔑貉中女子無袴以帛爲空用絮補核名曰縛衣狀如襜褕急就篇襌衣表枲布母縛襜褕

當作襦襦祗裯也祗裯袂小迫束於手縛亦迫束於脛故狀相似也亞卽脛今套袴徒有兩祠無當與上卽縛也

方言緊袼謂之褊注卽小兒次衣也翳洛嘔三音說文褊一曰次裹衣謹案次古涎字褊卽今小兒襪次者俗謂口水荅說文衯祏也祏衣衯廣雅衯衯祏祏袾膝也袾音七益反謹案此今之跪膝也布箸絮若膝大裹之膝上也

雜記稅衣卽褖衣音豕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紱今本譌作紱又一本作絲玉篇紱紬細也音都外反謹案古音兌豕無異故雜記褖衣借稅字今時謂紬緞當卽紱字俗作緞無由稅衣豈卽以紱爲之乎

說文鉏立薅所用釋名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

櫃櫃然正直也頭曰鶴似鶴頭也耨似鋤嫗耨禾也鑮亦鋤類也鑮迫也迫地去艸也毛詩傳鑮耨也詩疏引世本云垂作耨呂氏春秋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爾雅斫謲謂之定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郭璞曰斫謲鉏屬釋名鑿誅也主以誅物根株也廣雅定謂之耨謹案人長八尺立耨則柄尺不宜是鉏柄長而耨本短也鑮耨是一器斫謲定鎡錤是一器鉏今之草鉏鑮今之短柄鉏婦人坐以鉏草者鎡錤今之大鉏也

爾雅斫謂之椓注钁也廣雅椓謂之钁說文斫謂之椓钁大鉏也謹案此今之斫刀也如鉏而大直金旁鑿用之斮田亢草

爾雅斲謂之鐉注古銴字說文鐉斲也古田器也相臿也字

又作梩茉兩刃臿也宋魏曰茉或从金亏作釿槆茉臿也鑺梩
屬讀若媧銊臿屬銼臿屬隶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隶梩以振
民也高誘淮南子注臿鏵也青州謂之鏵有刃也三輔謂之鎒
方言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梩宋魏之閒謂之鏵或
謂之鍏江淮南楚之閒謂之臿沅湘之閒謂之畚趙魏之閒謂
之杲東齊謂之梩注梩湯料反此亦鑿聲轉也鏵音韋杲字亦
作鎩也梩音駭謹案茉音互瓜反釿郎茉臿舉朱反鏵胡瓜反鑺彼爲反
反鎒郎過委反鍏雨非反銊直深反鑺彼爲反又步化反
曲柄枝刃耕器也今有直柄三刃或四刃者謂之鑺音步華反泥手
之以出泥又橫木施無數刃又貫二椎繩係之屬鞍端以服牛
橫上直二木上復施橫人扶之名曰鑺用之於犛後亦耒屬也

槆郎楚洽鍤郎古鎩槆郎臿鎩臿爲一器郎古槆也單
耜梩相臿反鍤臿刖字
刃耕器也今南楚所謂鎩者似斫直柄而鑱在前今之犛亦槆
屬說文鈐鏟大犛也犛之爲器鎩轅貫版曰箭箭下施版曰底
底上金曰頭頭後倚箭曰壁箭上人手所持曰欘轅末施鐵環
屬衡焉衡端兩軔屬於鞍焉牛耕始於后稷之孫叔均冉耕字
伯牛說文耕犛也古有牛耕尚矣有牛耕自應有犛鑺
鴝鵒大如鵲黑色翅末有白處俗呼牛八蓄之久久亦自能言
春秋經有鸜鵒來巢攷工記鸜鵒不踰濟
反舌似鵲而小毛羽白黑駁俗名石鵲繇俗凡鳥之小者曰石
石鵝是已月令反舌無聲反舌百舌也
鵒似鵲而小正黑喙黃鵲鵒似鵒而小喙黑毛羽與鵒無異蠟

鴢卽鶐李時珍誤以爲鴆

爾雅輿鵴鶵注未詳廣雅鵴雀怪鳥玉篇鶵鳩也鳩鳩鶵鳥名鳥啄蛇尾謹案今首望山中有鳥形如雀而色頗灰有蛇尾雀大如鳩尾如蛇長尺餘鳥而蛇尾亦可怪也

爾雅齧齒艾注未詳謹案今首望山中有鳥形如雀而色頗灰黯夏中銜艾置燕巢燕畏艾避去卻乳其中一尾有白毛一尾有赤毛不知何者爲雌何者爲雄也是卽齒艾矣

爾雅鶵鶵老注鴟鶹也俗呼癡鳥謹案今首望山中有小緑鳥雨雪時來入房櫳間昏冥不知出其癡鳥乎

爾雅桃蟲鷦共雌鴟說文鷦鷯黃脰雀也謹案今首望山中有山麻雀似家雀而小丹首不家居殆卽黃脰雀也脰頭字同見

水經注

雇小雀也李時珍謂卽蠟觜大誤今首望山中小斲木大如雀色青黃好繞行樹上鳴聲喈喈亦能斲木丁丁有聲卽行雇喈喈也野鸐哥小如雀好夜鳴如黃離之聲卽宵雇嘖嘖也四四雀大如雀白黑駁鳴聲四四又疑是嘖嘖也秧姑亦是雇類背色似竹鷄

佗雀色黃背龍鍾卽老雇鳩也

爾雅佳其夫不鶻鳩鶻鵴鳩鵓鳩鵻鵴鶵鳩鵻鵴鵓鳩王雎凡五種謹案今俗名鳩亦有五種牛矢斑最大牛矢色土斑鳩鳴聲濁土黃色金鷄斑赤黃色尾稍長火胡盧赤色卽布穀竹鷄斑色似竹鷄

爾雅晨風鶻注鷄屬詩駅彼晨風陸氏疏鶻似鷄黃色燕頷句

喙嚮風下翮乃因風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謹案今首望山中有鷹赤色名紅鷹云是布穀所化卽此

爾雅鷫斯鶤鶋毛詩疏引之無斯字且譏劉氏不宜有鷫斯之稱則孔所見爾雅本無斯字也今本誤

呂氏春秋肉之美者周燕之翠說文鵫周燕也郭璞以燕字下屬恐非今之榨油郎大如燕黑色尾長而岐頭上戴勝說文鵫从中象其冠也殆卽此矣然非郭景純之子規也

爾雅鵖鴒戴鶏月令戴勝降于桑今之采桑子毛冠短尾食甚而醉殆卽此也

說文鵻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从隹一作隼爾雅鷹隼醜詩皺彼飛隼顏師古曰隼卽鶻似鷹稍小尾如舵謹案鷂有兩種一種大者白斑方肩舵尾殆是隼也

夏小正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爾雅鳶烏醜疏鳶鴟也禮記疏亦同謹案今之鴟鷹身頸俱長於鷹擊犬疾迅殆卽鳶也弋鳶古今字漢書作戴

爾雅楊烏白鷺注似鷹尾上白今白翅鷹似鷹而翅白疑卽此也說文白鷺王雎也誤

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鵴自關而東謂之鸙鴳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懷爵毛詩陸疏鴳鴳似黃雀而小其喙鐵如錐取茅莠爲窠（莠卽秀字）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箸樹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或謂之鸙鴳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

巧女郭璞方言注卽鷦鷯也又名鷦鷯江東呼布母過嬴音螺
案爾雅云鷦鴬鴟鴞鷦鷯屬非此小鳥明矣甯玦兩音謹案景純
不從楊陸之說爲是詩言綢繆牖戶卽桑飛也楊所由致誤者
蓋以詩詠鴟鴞取桑飛子毀桑飛室文義相涉故爾今俗名此
鳥爲焦人子
方言戴勝或謂之鴝鵒或謂之鴉鴝爾雅鴝鵒戴
鴈鶩澤虞鴽鵒說文鴽鸐鳥也鸐鸐鴽也則鴝鵒戴勝鴉鶩一
鳥三名虞鴽卽鸐鴽形聲俱近因以譌爾
陸璣疏脊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鐵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郭璞爾雅注雀屬也飛則鳴
行則搖上林賦煩鶩庸渠郭璞注庸渠似鳧灰色而鶏足一名
章渠若是則脊令庸渠本是二禽爾雅鴝鴒雝渠毛傳脊令庸
渠也勗謂此當如釋魚鯉鱣鱯鮎鱧之例各自異條不相連
也毛傳蓋誤
脊令好羣聚遇鷹隼則共啄之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題彼脊
令載飛載鳴皆取斯義
爾雅蒺藜蝍蛆廣雅蝍蛆蜈蚣也郭璞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
食蛇腦莊子蝍蛆甘帶謹案此蟲勗曾捕得狀如蟬蠅但項腹
細長爾六足四翼長角二臂能逐蛇入水環而施毒蛇斃而浮
伏腦而食之滇中者大如掌能伏蚺蟒人家蓄之以除蟒害吳
公百足之蟲此與之同名俗名此爲飛天吳公百足者爲地吳
公

爾雅蛹毛蠹謹案此今之毛蟲也如蠹而大徧體生毛大者如
人小指
爾雅螔蛞蝓注蛭屬也今青州人呼蛭爲蛞蝓孫叔然云八角
螢蟲失之謹案今俗謂之爛蟲又名八角勒狀似毛蠹色青項
上八長豪如蝟毛磔人卽腫爛叔然所詁似亦未失
爾雅蠙醜罅螽醜奮强醜拇蠽醜螢蠅醜扇注罅剖毋背而生
奮好奮迅作聲拇以腳自摩拇螢垂其脥扇好搖翅謹案今之
蟬皆背中有罅自罅蛻出螽能奮股而趯蠅好以腳摩拇蠽垂
脥尾有箴蜨好扇狶爾雅無蜨名强疑是蜨蠅强二醜與經文
不合當是轉寫互譌
爾雅鱣注鮪也謹案是今名蛇魚一名七星長顋圓尾鱗斑如
鱣髻自尾至顋目在顋前齒如箴是食子惟腦七當名七生
本草經貫衆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蒿
苻一名伯萍一名藻藻爾雅蒿苻止濼貫衆是一物三名也郭
璞以蒿苻止爲句而云未詳濼貫衆又爲一句似非
說文杲酸果也从木日闕古文从口作杲梅栺也可食从木每
聲栺梅也爾雅梅栺又柚條時英梅說文柍梅也勗謂梅乃栺
之別名大木也杲乃杲果也爾雅之梅栺自目大木郭注似杏
實酸非矣爾雅之英卽說文之柍乃目酸果郭別注曰雀梅亦
非爾雅柚條時別爲句
春秋外傳我姬氏出自天黿天黿卽元枴古十二次名如豕韋
大梁嬀嬀皆古國名姬氏出於高辛高辛出於黃帝子元囂則

元枵亦國名也枵囂古字通韋宏嗣謂玄枵齊之分野周之皇
妣大姜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竈勛案下文方言建
星牽牛爲逢公所馮神則出於天竈必不謂逢公可知韋說非
是
鶹一音涓鶹屬小鳥也一音徒丸反鵰也大鷙鳥也凡鷙鳥之
喙曲柄爲鳥咮形曲則鶹首鶹火鶹尾之字皆當音徒丸反先
儒悉音涓恐非
管子海王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
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釜
百泉則鎦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鎦二泉也以是二文攷
之則釜五鎦鎦二十升也左氏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

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加一焉鍾乃大
矣由是言之齊舊量豆四升區十六升釜六十四升也陳氏豆
五升區二十五升釜百二十五升也管子所言豆四升鎦二十
升釜百升也與陳氏量微異管子書多六國人所增益疑管子
之所言卽陳氏之制左傳三量皆加一焉之三當作二字傳誤
耳
說文無笑字孫愐引說文謂从竹从犬李陽冰謂从竹从天徐
鉉謂俗从犬謹案漢書作咲又作哂漢王政碑作咲咲卽芙字
咲卽咲字咲字說文亦無漢代俗字也知咲卽芙者漢隸凡艸
在字上者多變作屮奔从天費鳳別碑及魏元丕碑皆變从大
奔从大周公禮殿記及曹全碑皆變从大今奔字亦从大則咲

字上从爲艸之隸變下大爲夫之隸變較然矣芙本艸名食之可以下氣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故借芙艸以名喜芙也江叔澐書釋名亦以芙爲矣意與勛同漢書及王政碑矣咲上兩點皆內聚不外分作八惠定宇謂矣从八从夫亦非漢隸竹艸多涸又奊喬奔三字漢隸多从犬故芙字俗遂變从竹从犬作笑从竹从犬作笑从夭作笑也

說文衰从衣从毛勛案衰毛聲類相近亦諧聲字也古諧聲字多省用如隴瓏用龍恤用血經典中如此者不勝枚舉詩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毛傳毛在外以言父裏在內以言母毛與裏對蓋借毛爲衰字也衰裏本相對之稱

說文無答字而合字解曰合口也詥字解曰詥也匌字解曰市也左氏春秋既合而來奔以是定之則合都閤反逃當用合今俗作答蓋荅字之譌段小未之字爲之耳漢書作畣其字說文無之疑从田合聲謂田之畔畛相連也段爲畣逃之字耳今俗謂地之畔連爲相搭事之相連曰交搭本當用畣字後人不解因別造搭字耳諧詥當用詥匌市當用匌經傳中通用合實段合都閤反逃字爲諧詥匌市字也今合行而詥匌廢而合之本義又段荅爲之轉相迷亂莫知造字之本矣

說文新坿祆字解云胡神也从示从天聲火千切勛案通典職官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六書統關中謂天爲祆詳攷其義祆卽天也釋名天豫司州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靑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

也是天字古有兩音其以舌頭言之而音近坦者卽唐韻之他前切也其以舌腹言之而音近顯者卽祆字之火千切也祆卽顯之平聲唐代天字失火千切之音遂別造祆字失其舊矣

琰字解曰寶也从玉淡省聲丑林切勗案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夔隱也愛咼也基經也基設也祺祥也祺吉也挾藏也淡徹也普廢也普滅也琰寶也挾試也髦選也髦俊也猷圖也猷若也俾舉也稱好也庶幸也洵均也洵龕也葵也葵蔬也弇同也弇葢也濟成也濟益也凡十五條皆明同字異義也惟夔儉挾淡琰挾俾稱爲異字攷說文無夔而愛訓仿佛卽隱義也無淡而周官經挾日卽淡日俾爾戈今尚書亦作稱葢古本一字後人隨義以俗字羼改故異文也由是言之

則琰揀亦應同文唐韻揀音他含切琰音丑林切古透徹二母音同而覃韻之字悉從儉韻流轉則揀琰之音亦同也

琲珠五百枚也从玉非聲普乃切勗案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劉逵注琲貫也珠十貫爲一琲闌干猶縱橫也李善音步對反說文玉部珏石之次玉者以爲系璧讀若詩曰瓜瓞菶菶一曰若貨蚌系璧之義卽貫也蓋礧珏石若小珠以組貫之以爲璧系也珏琲雙聲初僅有珏及聲轉俗因造琲字耳

璀璀璨玉光也从玉崔聲七罪切璨玉光也从玉粲聲倉案切勗案司馬相如上林賦崔錯發骫郭璞曰崔錯交雜崔千賄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下弟蔚以璀錯李善文選注璀錯眾盛皃郭璞江賦鱗甲鏙錯李善文選注璀錯反鏙錯開雜之皃崔

錯璀錯鏙錯三者字雖異音義則同也說文無璀鏙當以崔爲
正魯靈光殿賦汩磈磈以璀璨文選李善注璀璨衆綵飾皃曹
植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粲李善文選注璀粲衣聲孫綽天台山
賦琪樹璀璨而垂珠李善文選注璀璨珠垂皃璀七罪反璀粲
璀璨一也李善以萃蔡翠粲與璀粲爲一見琴賦注故洛神賦
注以衣聲釋之若珠垂皃則又隨文爲義其實皆非也崔磊錯
落粲爛三者皆光明交雜之皃皆疊韻字也雙聲則爲崔錯崔
粲磊落重言則爲磊磊落落粲粲
琪玉也从玉共聲拘竦切勗案高誘淮南注蛩讀如詩小琪今
詩作小共大共是共琪一也古但用共字爲之
芊艸盛也从艸千聲倉先切勗案廣雅芊芊茂也潘岳藉田賦

蟬冕頻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李善文選注芊芊碧皃謝朓
游東田詩遠樹曖仟仟李善文選注廣雅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說文谷部裕望山谷裕裕靑也芊芊仟仟裕裕一也當以裕爲
正楚辭望遠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遙視闇未明也張衡南都賦
攢立叢駢靑冥旰暝李善注言林木攢羅衆色幽昧也芊眠旰
暝一也亦當作裕暝高唐賦卬視山顚肅何芊芊李善注引說文作裕又云芊與裕古字通
茗茶芽也从艸名聲莫迥切勗案集韻槑毋迥切茶晚取者是
槑茗一也槑字說文亦無疑依其體作蓂卽用蓂莢字也或曰
司馬相如上林賦微睇綿藐郭璞曰綿藐遠視皃張衡西京賦
昭藐流眄群綜曰昭眇視皃遠之閒藐好視容也昭迟并反左思吳
都賦島嶼縣邈劉逵曰縣邈廣遠皃張載七命搖肹峻挺若邈

茗曉李善曰茗遲高遠也茗莫泠切春秋穀梁傳莊三年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緬藐遠也緦昭藐緦邈茗邈緬藐一也昭眉睫之閒者卽爾雅之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閒者是也是名昭爲一字也昭藐亦當用名藐後人書之與藐齊同因加艸耳猶唐人之書遆遞也茗飲之字起於茗藐之後因襲用之也其實但當作名耳

藏左氏傳以藏陳事杜預注云藏敕也从艸未詳丑善切勛案方言藏逞解也郭璞曰藏音展又藏敕戒備也廣雅同周官展犧牲展器陳皆敕備之意也儀禮有司展羣幣是紆解之意則藏之音義悉與展同蓋卽展之譌體也漢隸艸作辶與衣之上辶近衣下譌爲戊襄字或書作褱戊卽衣下之譌也辵譌作貝

褱或書作褢因譌藏耳

犗犗牛也从牛建聲亦郡名居言切勛案說文犗騬牛也从牛害聲唐韻音古拜切廣雅騬犗羯羝豶猗劇攻犗也曹憲犗音居言反是犗犍一也古害曷通用字从害者多可从曷聲類同也則犗犗犍又一也廣雅分犗犗爲二者蓋當時讀犗音如戒而犗尚存舊讀遂別爲二也

說文儇疾也長也从足彼聲唐韻音式竹切倏疾也从犬彼聲讀若叔唐韻音式竹切勛案透字有三義方言逴獦透驚也郭璞曰透式六反驚兒也廣雅透驚也曹憲曰音叔此卽說文儇字疾也之訓蓋物來甚疾於我必驚義相成也新坿字透跳也晉書王遜傳透水而灰者千餘人梁書羊侃傳景欲透水

鴟抽刀斫之皆謂跳躍入水此卽說文倏字犬歪疾之訓歪疾則跳躍故也又透過也此義今人通用卽說文儵字長也之訓長去聲論語長一身有半謂過一身又半之長物謂過人之物是長過義一也透疑卽儵之重文說文不收者漢之俗字也三義皆當音叔今音他侯切用跳字音耳

迢迢遞也从辵召聲徒聊切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迢嶢倜儻李善曰迢嶢高皃張載七命茗邈茗嶢迢嶢茗嶢一也是古卽用茗爲迢張衡西京賦直嶕霓以高居薛綜曰嶕霓高皃魯靈光殿賦浮柱迢嶕以星懸標嶢峴而枝柱茗嶢嶕霓皆疊韻字又用岧嶕嶢峴爲雙聲字其原一也李善音嶕嶕皆徒結反霓峴皆五結反嶢曹憲音堯嶕嶢又對截嶢爲雙聲又迢遞卽岧嶕也遞與嶕皆从帶得聲遞亦當音徒結反

蹁躚旋行莊子大宗師跰躠而鑑于井釋文崔本作遍鮮司馬相如上林賦便嬛婚媚孌屑史記作媥姺張衡南都賦蹴蹵蹁躚勫案蹁躚跰躠遍鮮便嬛媥姺音訓竝同惟遍鮮二字皆說文所有當以爲正

蹬蹭蹬失道也从足曾聲七鄧切蹬蹭蹬也从足登聲徒亘切勫案說文層重屋也隥仰也張衡西京賦陵道遷倚以正東薛綜曰墱閣道也班固西都賦陵隥道而超西墉隥道卽墱道重屋與閣道登之者迷或故以爲失覕之皃據字當用層隥

踶踶踔行無常皃从足甚聲莊子秋水篇吾以一足跿踔而行釋文跿敕甚反郭徒咸反一音初稟反踔本亦作卓同敕角反

李云跲卓行皃廣雅跋踔無常曹憲曰跋敕錦反踔敕肉反跲踔跲卓跋踔踸踔一也跲跋皆說文所無當用尤字說文尤尤
尤行皃从儿出尤即行無常之意也今南楚俗語謂行往無常及操行無常皆曰尤卓上音彼咸反與莊子郭音同下音徒釣反
詨小也誘也从言交聲禮記曰足以詨聞先鳥切漢書孝武紀怵於邪說也顏師古曰今俗猶云相詨怵即詨誂也曹憲曰誘音素了三六誂先鳥三酉即先誘也以是攷之古誘詨二字音訓悉同本爲一字也自漢以後始歧爲二而誘音與久反矣

韃韅屬从革華聲許膺切方言履梁益之間或謂之屨或謂之履也从糸尸聲廣韻屨屨履屬有頸曰屨以形制攷之屨即韃也以字攷之則屨方言韃史記屨廣雅靴廣雅鞠集說文韃靴注韻一也屐屨一也屨从尸得聲即音尸轉在平聲字始變韃韃从華得聲古華字在魚模韻內音與胡同又轉入歌戈韻音叶戈切字始變屨履从履省則如今音華也又轉入麻馬韻內屨則如郭景純之音韃梭省聲也又變鞾靴从其朔則當用屨也

鬧不靜也从市鬥奴教切說文嬈苛也一曰擾戲弄也一曰嬥也从女堯聲唐韻音奴鳥切淮南子主術訓高誘注撓讀煩嬈之嬈擾戲弄煩嬈皆不靜之意

皴皮細起也从皮夋聲又脧赤子陰也从肉夋聲或从皿子回

切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河上公注赤子未知男女之會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漢書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賽踆也蘇林曰朘音鐫后俗語謂縮肭爲朘縮顏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司馬相如子虛賦褰縿張揖曰褰縮也說文縿踆也踆踆古通是褰縿褰踆語一也皆縮踆之誼老子之朘作葰朘訓縮作訓起後人誤會注音詁朘爲赤子陰失之然皴朘皴三字皆說文所無足部跧字解曰蹴也誼與皴朘同古當用跧字爲之王弼本作全可證也瞼目上下瞼也从目僉聲居奄切說文眀部冏曰圜也从眀𠙵讀若書卷之卷唐韻音居倦切目圜卽目上下瞼也自漢以後傳寫諸韻讀近眞文諸韻故音亦近瞼字晚出當以冏爲正

鷓鴣鳥名上从鳥庶聲之夜切下从鳥古聲古乎切勛案地有橐皋者音柘姑兒漢書孟康注柘今本作拓攷左傳釋文橐皋音章夜反知當作柘也葰柘姑本蠻韻字古音柘字在魚模部丙古有此連語或用之爲鳥名或用之爲地名也如扶蘇之爲木名又爲地名胡蘇姑蘇亦聲轉又爲人名是其比矣

鴺鵌水鳥鵌从鳥式聲恥力切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鴺者所以制水式者所以程木鴺式本騂字而鳥取名焉

說文舟部斛我也闕又無弁字而弇部斁木部榕人部倂皆云弁聲玉篇弁火種也圭倦切韻會小補朘注云弟子職左手執櫛譚苑曰櫛段借字正作弁音燼勛案斛當从舟廾火會意字

舟中必持火種故舟廾火爲舽也廾卽舽之或體人所廾火亦火種也其訓則玉篇韻會皆是其音則非今以斲桦併遊諸字定之則蒸登部無疑蒸登古音近之哈今俗猶有火櫛火寺之語謂薪之粟而未灰者赤而留火曰火寺黑已去火曰火櫛火種在灰中亦薪粟而未灰且赤而留火者則寺乃古爫音之遺也舽訓兆者火種初有其兆及煬之而然則顯矣故舽兆之誼借之也訓胎舽者胎初成僅有其兆耳訓我者古人稱吾吾乃小兒也舽則小兒之胎而未成者極言其無知思耳謙意也櫛粟本同類其字一也爫當別出

說文叟撮也从𠬜从𠬞引也从𠬞𠂇錢獻之玷曰叟當从左戾之乙非也爭應从右戾之𠂇字與叟相因徐鉉以爲从曳非也勛案于部撮四圭也一曰兩指撮也以手少取物曰叟爭多曰爭二誼相反故一从左戾一从右戾今俗取物少許曰叟又謂物少許爲叟音劣撮之曰叟所撮亦曰叟亦猶撮之有二誼也

商言之訥也从口从內訥言難也从言从內唐韻商音女滑切訥音內骨切勛謂商者謂瘖人欲言不能成音但有聲商商也說文言之訥也訥當爲商訥者言遲而種俗謂之難音乃可反難訥一聲之轉錢獻之謂商卽論語欲訥於言之訥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十八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 校

讀書偶識坿　新化鄒漢勛叔績著

堯典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五典五教也益稷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姚氏亦舉此傳文以釋經蓋舊說也勛聞之子鄒子堯舉舜於畎畝之中初使爲司徒辟八元爲僚屬也舜以孝聞善處人倫故初試以司徒之職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又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姚氏亦舉此傳文以釋經蓋舊說也勛聞之子鄒子堯舉舜於畎畝之中初使爲司徒辟八元爲僚屬也舜以孝聞善處人倫故初試卽爲司徒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又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姚氏亦舉此傳文以釋經是已勛聞之子鄒子經之揆訓事如

周禮事官之事經下文舜曰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則司空百揆一也宅同度揆事也宅百揆卽左傳之揆百事也左傳之揆當訓度訓故雖異事則一也僞周官篇以百揆爲官名非也舜益爲司徒三攷徙官司空舉八愷爲僚屬也勛謂八愷非禹皐陶特是其子姓耳如厖降庭堅皆皐陶子可徵也孫伯淵星衍曰納于百揆爲司空也與先明經說詒王伯申引之曰時承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又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姚氏舉左傳以釋經是已勛聞之子鄒子賓于四門謂舜兼四岳主諸侯也四凶皆諸侯鯀爲崇伯三苗驩兜皆國名見山海經共工之國在不周山下亦見山海經舜兼四岳益爲司空司馬時皆兼之此經益說舜爲四岳黜諸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論衡尚書曰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事姚氏曰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勛聞之子鄒子虞夏之制司馬天公司空地公司徒人公本尚書大傳天公司馬居三公之首仲任大錄二公之事卽司馬也舜爲司空三攷徙官司馬耳烈讀列次第也列風謂次第之風如五日一風之比

乃言底可績三載勛聞之子鄒子謂舜爲司馬後一攷績之時

也自登庸至是二十一年矣此後攝帝位又八年而堯崩孟子舜相堯二十八載自爲司徒至堯崩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勛案此舜受終年之事周禮殷國其制頗相類既月乃日史記云擇吉月日勛謂即覲禮夕月朝日之禮也益其時諸侯以夕至故先夕月詰朝乃朝日也下文言巡守事馬季長以爲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史記集解經典釋文皆引之鄭君云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公羊疏引其說皆是

象以典刑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幪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象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勛聞之子鄒子鄉里

愚民不知禮義五典之中動離愆咎遽坿於刑近於不教而誅宥而不問則黥倫攸斁故制爲此刑以警之周禮之鄉刑出此勛謂象刑之說荀子非之伏生仍用以詁經者良以其義有所在旨實不誣若謂唐虞之世徒有象刑而無肉刑則難逃荀子之所譏矣

明明揚側陋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江叔澐聲曰明明謂舉貴戚揚側陋謂舉疏遠隱匿者段若膺玉裁曰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其說皆是勛謂黜陟幽明明者陟因之名陟者曰明揚子高明之家謂高位貴戚也其訓與堯典明明之明同若後世言顯矣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勛謂敷當从今文讀傅謂著其

名猶傳籍之傳奏謂進其身明謂貴之試謂用之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車服以庸異之羣后之著名若後世之記名奏謂常接見明謂加爵試謂爲方伯連帥以下

夙夜惟寅直哉句絕惟清句絕近儒讀多如此勛謂寅直謂敬以直內也

試可乃已史記試不可用而已其意甚明勛謂古無叵字卽用可字爲之如公羊傳之伐讀之有長言短言之別子長傳先師之訓知此經是叵字之讀恐人不瞭故增不字以明之當子長時亦無叵字故不得以叵字代之也

荀子富國篇天子袾卷衣冕諸侯玄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大略篇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論卑統黼黻文織注卑冕與裨冕同覲禮侯氏裨冕勛案荀子所言不詒周制疑虞制也皋陶謨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是虞有五色之衮服也以三統言之虞尚赤故天子袾卷衣水克火故諸侯元卷衣土克水木克土則裨冕宜黃卷衣青卷衣金克木故士皮弁服皮弁服白也士無冕故弁周別有爵弁虞則同皮弁耳山冕者畫山龍華蟲四章繡火璪粉宗四章凡八元冠當作元冕元冕者畫龍華蟲三章繡火璪粉宗四章凡七舉上以包六五二種裨冕者繡宗一章舉下以眩四三二種韋弁卽皮弁耳其衣常則畫柞岑之形而會五采繡耳會五采繡者繡爲五成以五色相間耳占文說不以日月星辰爲衣上之章古人之次敘凡有四例以生變化有順敘有逆敘有首尾包中

之敘有中主首尾之敘苟一概執之但知一順敘而文之變化不生矣綴文然而敘篇亦然故明於此道而後二雅之篇次可得而言矣入樂之正歌必三篇連奏而非正歌則有三篇連者有二篇連者有單篇者而單篇亦有二有綴於眾篇之首末而爲其冒與尾者有特立者蓋無算樂則必三篇連者燕樂則或二或單也縵樂則琴之操引孤章而不成篇者耳風雅無孤章則無縵樂也審於詩篇之連綴則又可得敘詩之逆順首尾之迹矣今以小雅論之鹿鳴三篇一連也（見儀禮）常棣三篇一連也（近儒孔眾仲魏默深推汜麻樞而爲言）采薇三篇一連也魚麗三篇一連也蓼蕭三篇一連也湛露一篇也彤弓一篇也菁菁者莪一篇也鶴鳴三篇一連也（以上皆孔魏所推）菁菁者莪六篇一連也鴻雁三篇一連也庭燎三篇一連也沔水三篇一連也鶴鳴三篇一連也祈父三篇一連也白駒三篇一連也黃鳥三篇一連也我行其野一連也（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復我邦家言歸思復末句意同其證也）節南山四篇一連也（皆言天變凡四篇連耳）小旻三篇一連也（皆以小命名可證）小宛三篇一連也（皆言讒人巧言三篇一連也）谷風蓼莪一連也（皆不得於人倫）大東四篇一連也（皆言天下大事）小明鼓鐘一連也（皆言泰極而侈）楚茨單篇亦六閒之尾信南山三篇一連也（信南山言王者治田以享鬼甫田言祭祇大田言祀神詩辭可證）瞻彼洛矣六篇一連也則六閒云青蠅二（皆衛武詩可證）角弓二一連也而以魚藻二主其中都人士白華一連也而以采綠三主其中緜蠻瓠葉一連也（緜言學校而漸漸之石三篇一連也（皆言衰亂疲倦之狀）分節既明經之緯之而後可言次矣又分其大段鹿鳴至菁莪一也六月至鼓鐘二也楚茨至車舝三也青蠅至何草不黃四

羊一連也（序皆以考言之是矣）車攻吉日一連也（易林吉日車攻田戈獲禽連言亦是其證）黃鳥我行其野一連也（復我邦族復我諸兄復我邦家言歸思復末句意同其證也）節南山四篇一連也（皆言天變凡四篇連耳）小旻三篇一連也（皆以小命名可證）小宛三篇一連也（皆言讒人巧言三篇一連也）谷風蓼莪一連也（皆不得於人倫）大東四篇一連也（皆言天下大事）小明鼓鐘一連也（皆言泰極而侈）楚茨單篇亦六閒之尾信南山三篇一連也（信南山言王者治田以享鬼甫田言祭祇大田言祀神詩辭可證）瞻彼洛矣六篇一連也則六閒云青蠅二（皆衛武詩可證）角弓二一連也而以魚藻二主其中都人士白華一連也而以采綠三主其中緜蠻瓠葉一連也（緜言學校而漸漸之石三篇一連也（皆言衰亂疲倦之狀）分節既明經之緯之而後可言次矣又分其大段鹿鳴至菁莪一也六月至鼓鐘二也楚茨至車舝三也青蠅至何草不黃四

也又聯其大段鹿鳴至鼓鐘一也楚茨至何草不黃二也又段中分其節鹿鳴三章棣三一也采薇三節首段凡三節六月至無羊一也以宣王之詩中包二小節節南山至巧言三一也以平王之詩中包一節節南山爲平王詩證之以韋昭說正月兩無正二詩證之以褒姒滅之語何人斯證之以宋均言溫暴爲平王時人谷風至鼓鐘爲一節次段凡三節由此而世次可言矣首段一節常棣作於成王時則一節皆成王時可知夫正歌者周公所定彼既爲成王則餘爲武王可知此第二節也若是則正歌逆敘也鼓鐘爲昭王時作而在變歌之最後則亦逆敘也成康而下正詩絕則變歌自昭起也自昭至平凡十王宣之中包二節是包二王也乎之中包一節是包一王也平所包爲幽小弁可證則宣所包必夷厲可推也若是則宣平幷所包凡五王而谷風一節具五王矣蓋自夷以降王室愈衰是後五王爲一節而前五王又一節也後五王以宣包夷厲以平包幽皆逆包則前五王亦應以共包昭穆以孝包懿懿王之時詩人作刺是懿王有詩也大東一節天下騷亂不似穆王之時必懿王王室衰之世也谷風八篇但三節是五王之中僅三王有詩餘二王無詩也是必共孝無詩矣共孝無詩故無以包三王而以昭穆包懿順包之也若是則鼓鐘小明爲昭而谷風參莪必穆矣中所包者則懿也

子鄒子曰諸侯朝天子之制備於周官大行人左氏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此卽大行人之制此男服之朝聘數也五服男居中舉之以例上下耳共計十二年之中二朝一會一盟八聘耳盟卽王巡守殷國之事會卽六年之朝大於常朝耳此蓋自周公定制以來率行之以爲常者也成王六年周公禮樂成自滅殷至是年適一紀始行之成王十八年三十年再行而成王崩通計西周二百八十年率依此常行率以辰巳之年聘午年朝未申之年聘酉會戌亥聘子朝丑寅聘卯盟也

東北幽州有九貉正北幷州有六狄正西雝州有五戎正東青州有四夷東南揚州有七閩正南荆州有八蠻共三十九國咸屬周六州皆有夷狄故言其方冀沇豫在中無夷狄故舉川以明所在

四公者唐公虞公夏公殷公也唐公封在正北幷州虞公封在正西雝州國語所謂西虞是也夏公卽已公封在正南荆州呂氏春秋所謂舜葬南已之市是也殷公卽宋公封在正東青州六侯東北幽州封大公望爲齊侯河東沇州封伯禽爲魯侯河內冀州封康叔封爲衞侯東南揚州封蔡叔度子蔡仲爲蔡侯所云望蔡縣是也河南豫州封陳胡公爲陳侯封文叔爲甫侯以夾輔東國

畿內有四國豐鎬爲中國詩云惠此中國是也圃洛爲東國書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韓城以西北爲北國故曰奄受北國也申謝爲南國詩云南國是式是也又有四山詩云我徂東山左傳云伐東山皋落氏蓋懷泌之閒是也詩云南山有臺北

山有萊南山終南山之南褒漢之地是也北山葢卽漢之北地
郡西山卽秦隴呂氏春秋所云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
取風馬者是也王畿葢規雝冀豫三州而爲之而冀豫去其東
方雝去其西北也
七伯二十五子共三十二國六州州有四子伯凡二十四子伯
冀豫各二子伯雝州廣遠仍置四子伯凡三十二也七伯者除
冀豫外咸州置一伯也葢幽州有摯伯沇州有曹伯青州有巢
伯揚州有吳伯荆州有觀伯幷州有燕伯雝州有河伯也
周公既沒召康公小改其制爲一公九侯十八伯十四子百男
三十九夷蠻國西周仍之不改至平王乃改也七州州有二伯
二子而冀豫惟二伯無子也七州負海故云負海子也統計九
州凡百八十一國其餘則微國也微國或稱侯所謂庶方小侯
也或稱人江人黃人葛人牟人是也天下九州共立五十軍元
侯二各立三軍諸侯八各立二軍十八伯各立一軍共四十軍
王城三軍三國各一軍爲六軍四山又各一軍凡十軍合五十
軍王城十二門門各一師王宮城南東西三門各一師師皆置
帥故曰帥以門名三國之軍各一孤領之謂之三孤合大宰等
六卿爲九卿也王城軍將亦曰軍吏凡三人謂之三吏也
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宓子賤漆雕開公
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勛謂
二子親承夫子之教言猶如此何況荀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於此可見矣要之荀子踐履之醇不失爲賢者不可以性惡之

論貶之也樂記是公孫尼子作見宋書樂志反情以合志卽是情惡之旨

說文解字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論衡董仲舒作性情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于陽情生于陰陰氣曷陽氣仁勗謂仁義禮知性也喜怒哀樂情也仁義禮知無過差是性無惡也喜怒哀樂有當不是情未必盡善也宋儒謂情善不如漢儒之說爲允仲氏說云然

靈樞寶命全形篇人生于地縣命于天本神篇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禮記中庸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大學篇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勗謂德卽性也本於天故董子曰性生於陽氣之動爲情本於地故董子曰情生於陰率性之謂道性之善也中和情之善也不得其正情之惡也故性有善無惡情有善有惡以性制情則情善任情則情惡仲氏說云然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勗謂人有性有習有氣性本於天習由於人氣原於地天性盡人皆同曰相近以著其同也習俗有善惡善惡之相去天淵故曰習相遠人之所以有上知下愚者地在我之氣使之然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惟上知則氣至清雖日習於惡俗不爲之移下愚則氣至濁雖日習於善俗不爲之移然此僅言習而非言教若教則

下愚亦可移故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周官注子儀之術疏晉中經簿本艸經三卷周末人子儀所著
謹案韓詩外傳子儀是秦越人之弟子陶宏景本艸序謂是神
農所作益自尊其經必託之古聖注家通弊也
程子曰論語有子曾子讀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論語集
注序引之略同或問曰論語中閔子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
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集注公冶長第五引胡氏曰疑多子貢
之徒所記牢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
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先進第十一引胡氏曰
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
也憲問第十四引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謹案此程朱二子
之誼引而申之凡有數端一則謂論語本曾有門人所集其稱
閔子冉子者因舊記而失之革此之爲說竊有疑焉夫使論語
之書如後世新唐書通鑑綱目之多則義例弗周亦自恆情乃
其爲書篇簡極約省覽易周何至有應革不應革之條豈昔賢
著述漫記偶書如虞初九百之流乎揣之人情恐非事實失之
不革與重出之語同爲賢者之過實不敢諱經以詭隨也一則
謂七十子及其門人各有所記孔曾沒後有一人得之集以爲
論語一仍舊文無所刪革故名號錯互此又不然使原記之人
多寡不均或僅數簡或連篇牘是則采掇雜輳豪無條理揆之
命名之誼則語而不論其非審矣使原記之人各成一篇是則
集書之人如二戴之於禮似矣然禮記命篇各具其誼是以文

既仍舊篇題亦不復革此書廿篇皆以首字題篇不復標義必
集者所命而非記者之舊何以文既因舊而篇名不存邪卽以
篇名皆是原製是則廿人之記如出一律何以曾有之徒師稱
某子端木弟子則稱子貢閔氏門人又復一篇之閒再易其號
彼名號之宜一定者既各異辭而此篇名之不得一定者反出
一律此又非矣一則謂孔曾既沒七十子之弟子與弟子之僅
存者偶然會合各集意舊聞哀成此書故無適一之稱夫弟子
羣居猶必異席示有所長而羣賢畢集共述聖言殊不推讓使
有一尊何異勒說凡此三端反復推詳皆有不洽況稱子稱名
他經義例一同論語則又何說

宋永亭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
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亦曰雖至閔子獨云
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
出於閔氏推尋宋意似以爲孔子本稱孝哉損也閔氏之徒敘
述斯語諱其所師更以氏字攷之於書四岳舉舜例應君前臣
名虞史書之革華以舜爲壇冊祝例應父前子名周史書之易
發爲某周公攝政子未復辟卽有誥命亦自稱名杼材之冊本
是今誦惟曰肆誦惟德用惟誦子子孫孫永保民史臣悉易以
王由斯況之宋氏之說似可宗信抑又攷之曾子孝經子車孟
子必謙而自名乃其門人避改惟施之記事之文（曾子侍孟子見梁惠王是已）而其述語不革參軻是則私家記載有殊國史所以殊者殆以私家但不自觸可諭令他人書之若夫天王之諱率土所同

無可使書故國史革及敘述之語而私書惟易自謙之記也緣是以論則論語卽出閔氏之徒亦應如孝經孟子之例不得改夫子語以爲閔子私諱審矣

朱子或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閻百詩引湛園未定稿曰弟子無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也謹案湛園此說非也若以孝哉閔子騫爲父母昆弟之言而人不聞之於文孰稱順然父母昆弟亦不應稱閔子騫今以孝哉閔子騫爲人言則愈不順故知非也謹案此章之誼當以焦里堂說爲定然有二說一則謂閔子初未受業於夫子時夫子聞其孝而評騭之固不得從弟子之列而稱名然攷之亢倉子則閔子之孝乃夫子之教也此說非是一則謂閔子旣沒夫子論定其人而云云故稱字此說是也難者或曰顏淵旣葬以後夫子猶稱其名則夫子於門人亦生皆名之此非也夫名弟子者猶之名子陽童某甫父于殤子猶且稱字哭者呼滅聖門致譏著於典記則父不名亦子誼自章著若夫鯉亦之云鄭君謂未葬以前視父之語正發於會葬之日孰謂葬後未葬以前猶以生禮則夫子之名回不忍致亦之意而非弟子之亦必名也由是以言則不得執回也以例子騫審矣又有以知孝哉之歎呼滅之哭皆在葬後也

蔡沈書集傳日月五星右旋之說出於張子朱子語類或問日月五星旣是右旋何以詩傳仍是左旋之說曰仍而未改也則

朱子晚年亦主右旋之說宋書厤志祖沖之議夏厤日月西行杜預何承天祖沖之皆云黃帝等七家厤皆六國人所譔則六國時已有西行之說也回回及今西法亦以爲右旋　國初梅文鼎定九深於厤術者也亦主右旋當從之

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閒疏也孔疏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此日月行有高下之說也月高日下則相奄密日高月下則相奄疏日高月下則正相當疏言日月大小正同者目此其實則日在上而月在下上者大而下者小也西人謂中人不解日月高卑彼實不解中人之解日月高卑也

劉貴陽經說　獻劉書年仙石著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摩莎沸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案獻尊即犧尊與象尊相須爲用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本一物而二名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是二尊相須爲用之驗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羲獻音

憲各讀如本字其義自明司尊彝夏獻者朝踐乃始獻之禮以祀事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之實卽犧尊也鄭氏讀獻爲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一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二字始誤於鄭氏之穿鑿繼又誤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晦矣

考詩頌毛傳說犧尊用沙羽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爲莎之所本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又考詩傳疏引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此說甚確南史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皇尾娑娑然杳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是犧象皆刻木爲形灼然無疑乃聶崇義三禮圖既采阮氏義于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象形并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又采鄭氏義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因仍譌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衞林光朝諸人所譏者其殆未考劉杳之說乎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爲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矜字從矛何以訓爲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登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

申其說予按矜矜判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今不容相溷華嚴音義上卷云矜毛詩傳曰矜憐也說文字統林罕小說敘所謂李陽冰就說文判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篆字下便以隸書矜怜俗憐字統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魏楊承慶字統矜怜也皆從予今若從矛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今無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詩經傳並作矜而玉篇則有矜而無矜此古本未經竄改之據也今考詩之矜憐字爲韻者菀柳以叶天臻桑柔以叶旬民塡天皆眞諄部中字古矜憐通用論衡引書予惟率肆矜爾引論語則哀矜而勿喜並作憐字憐亦眞諄部中字也故矜與從矛今聲訓矛柄入蒸登部之矜斷是兩字詩戰戰兢兢左傳引作矜矜說文兢部云兢讀若矜此從矛今字故通蒸韻之兢自漢人以二形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矜閔賈鳳別碑恤憂矜厄又矜此

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矜下民左雖從矛右仍從今至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從今左仍從予石經尚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從今聲之字皆入眞諄部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興承升從今聲者乃混入蒸登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堇聲郭注方言云矜今字作瞏巨巾反於是從今聲者又混入眞諄部降及唐時玉篇乃概作一矜字今本作矜宋陳彭年等所改廣韻十七眞云瞏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爲矜憐字居陵切又概作一矜字而分矛柄義入蒸互易二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亾說文亦因以刪削矣

顏讎由爲子路妻兄

孟子言孔子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讎由截然若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衞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全謝山答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因舉此爲史公指作妻兄之證閻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案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

讀法閻全亦相沿俗讀習慣不悟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王豹

王豹趙注謂衞之善謳者朱子因之其實以豹爲衞人並無所本豈以淇水在衞因處淇而卽謂是衞人耶余案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邱杜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以時代考之於淄于髡所稱似屬一人意者豹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囚而未殺後遂奔衞處淇則豹實齊人也此章髡對孟子語皆盛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如緜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孱一衞人且其所稱如華杞輩皆當時大夫姓名顯著斷不舉一他國編戶無名位者錯出其

開知豹爲景公嬖大夫無疑也惟縣駒無可考或卽高唐之邑大夫耶

裸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裸之言灌灌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此語殊未憭王氏昭禹薛氏衡諸說相承率多牽混余案求神獻尸非一時事未可儱侗言之也蓋祭祀以裸爲始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既裸然後朝踐以薦腥饋食以薦孰記所謂報以二禮是也既乃舉獻酒之禮於是有羞尸卒食之事當始祭先用裸鬯求神其時尸未入廟固不容羼及獻尸禮祭統尸飲五飯疏曰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案疏說乃尸既入廟主人裸尸之禮卽祭統所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也鄭氏謂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是亞裸本屬之夫人可知此則專據獻尸言之與始祭時尸未入廟先用裸鬯求神者有別又不得兼言求神也孔疏謂初二裸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飯氏衡亦云二裸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裸不與焉夫曰二裸固決非始祭時灌地求神之裸矣鄭氏以求神獻尸皆朝踐饋食以前事因舉四字竝說後儒未能分析其節次遂致斗葛不清若一以尸入廟之先後爲斷則劃然判爲兩事而無所用其牽混矣

臨碩

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又孔融傳爲北海相郡

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而魏志注引續漢
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寫
本脫臨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行而誤以甄子然
孝行知名爲句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
二字皆當據范書補正之其姓俱作臨至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未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
難以排弃之鄭元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
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據此則孝存名碩也惟其姓
作林與范書異考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皆
作臨碩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
並作林碩似當以范書爲正作林非也又考伏滔青楚人物論

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
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諸人皆是偁字知孝存爲碩字無
疑而其姓當作臨又無疑也十論七難其詳蓋不可攷孝經序
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答臨孝存
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
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請者一
條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
周禮鄭釋之云云此亦足見所難之一端至閟宮序官三引均
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答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以
難周禮耳十論更無從彷彿蓋其人本康成弟子又同鄉里故
得以往復辨難然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肯苟同如此云

弁

弁字說文無之而書中斁辨倗辦竝從弁聲似乎生子之文不應遺漏大徐於倗下云弁不成字當從辡省非也其後廣韻集韻並不收弁音義遂關獨玉篇五音集韻有之均訓爲火種正字通直以爲同隶引管子弟子職注折卽作折炎今作弁案弟子職櫛之遠近乃成厥火房注但云櫛謂燭盡不注音切亦并無折卽作折炎字楊慎譚苑醍醐云管子弟子職櫛之遠近左手正櫛乃取厥櫛舊本櫛作卽叶音燼櫛卽皆段借字正作弁從火從収音燼以今本管子校之俱不合張揚竝好僞造古書以欺世其言未必足據或古本管子櫛作弁讀同燼亦未可知然究屬揣測之見未敢信爲確證也予友苗仙麓言幼讀說文熊從炎省聲思之不得其故夢中見有人兩手曰火擲之驚而寤因恍然於炎乃弁之譌葢六朝人書多變廾爲大如弈奕弊獘之類率涵雜不分因廾而誤大又因大而誤火於是弁省聲遂成炎省聲矣予謂弁字若讀同燼則與熊聲相去甚遠其說仍不可通不知弁既從収則収亦聲也證以辭字弁聲讀作乳恐反與鳥獸毳毛之毳同則弁字決爲東冬部中字無疑必如是讀熊從弁省聲方爲諦當至韓道昭別作士戀切音饌其去収字本音益遠矣

周時書分四代

書備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伏生今文尚書分爲五尚書大傳標堯典之首曰虞夏傳唐傳九共之首曰虞夏傳虞傳禹貢之首

曰虞夏傳夏傳帝告之首曰殷傳大誓之首曰周傳蓋其本經題唐書虞書夏書殷書周書故目其傳若是在本經無九共帝告當以皐陶謨爲虞書湯誓以下爲今文書大傳蓋伏生教授張生歐陽生時古文猶記二篇殘語兩家總撰大義筆於虞傳殷傳之首耳

尚書分爲三馬鄭王本及劉向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題曰虞夏書見堯典正義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古文家說也五家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殷一家周一家也今文家說也然皆非周時之舊左氏傳史克以愼徽五典至四門穆穆爲虞書堯典文也今僞孔舜典本是堯典趙衰以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爲夏書皐陶謨文也今僞孔益稷本是皐陶謨今賦作敷試作庶是古書凡題四代曰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堯典本紀堯雖紀及舜之終仍以紀堯爲主宜歸之堯而謂之虞書蓋出虞史所紀故篇首加曰若稽古皐陶謨亦紀虞廷君臣之言宜歸之舜而謂之夏書蓋出夏史所紀故篇首亦加曰若稽古然則尚書古題猶云虞夏商周人所書云爾非如後世史紀某代卽稱某代書也古文謂之虞夏書止統稱不別於古爲近今文堯典係之唐皐陶謨係之虞禹貢甘誓係之夏失其舊矣

周時完書堯典後有舜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皐陶謨棄稷凡十五篇於虞夏不知何屬竊疑堯之事虞史記之謂之虞書舜之事當必夏史記之謂之夏書然則舜典以後恐卽屬夏書止堯典一篇爲虞書也　說文稱堯典者二十五假于上下平鼏東作宅堣夷鳥獸毳髮毨髦又鳥獸褫毛帝曰曷咨方救傞

功又旁迪孱功洪水浩浩有能俾壁方命圮族岳曰异哉鯀類于上帝雉嬰明試以功竄三苗殛鯀于羽山放勳乃殂閟四門時惟懋哉帛咎繇僉曰伯夷教育子八音克諧龍朕堲讒說殄行皆言虞書此依古文也不同者古文題虞夏書乃總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諸篇說文獨稱堯典文自不得兼云虞夏書故云虞書許君本尊古文者也若稱五品不遜作唐書稽三百有六旬繫傳本亦作唐書則傳寫之誤段氏玉裁以說文凡稱虞書皆宜改唐書堯典紀唐事紀舜皆紀堯也則謂之唐書皐陶紀虞事則謂之虞書禹貢紀禹功則謂之夏書勝於古文家之概稱虞夏書未得其實古文今文家標目皆非孔子自題後學者爲之說說文可擇善而從無足異段氏此說葢非古文標目原周時舊號許君文字既依古文何以於標目獨見爲非而必擇從今文也

僞壁中古文尚書

或問經典釋文敘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是古字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唐以前有依僞孔五十九篇經文易以奇古之字流布人間別爲一種尚書者但僞孔之書自東晉而降遵行久矣不容再僞唐以前人何以有是答曰此非僞孔之僞書乃壁中書之僞書也葢東晉以降羣信僞孔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人以隸古本傳壁中科斗古文不傳遂造僞本以當之元朗謂安

國尚書本以隸寫古僞本用古字改經爲非不知妄人正造未
寫以隸之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序正義云孔子
壁內之書治皆作乱宋本如是他本譌作亂蓋卽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
尚書湯誓斬云予則孥戮汝自注斬古文誓字翦古文戮字亦卽
此本是孔穎達顏師古並認爲壁中古文也於此可知唐初名
儒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古文亦存也是亦攻僞
孔者所宜詳悉

又問孔顏信僞本爲眞古文唐人亦有知古文之亡者否答曰
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此古文謂壁中本也知晉世秘府有之者晉秘書監荀勗錄當
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唐時見在簿中

必錄壁中尚書也云今無有傳者謂晉以後無聞知其亡也下
文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古文當亦亡於是
時志文特分言之耳長孫無忌等不爲僞本所惑識見高出孔
顏矣又經典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
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
立博士既以衆家滅亡承上歐陽夏侯尚書並古文而又云古
文始興則所謂平帝立古文於永嘉者是壁中古文古文亡而
孔傳始興者是隸古本其實隸古本馬鄭所不注之餘篇亦亡
唐人信僞孔以爲不亡耳然可以見陸氏知壁本亡於永嘉也
又問宋時有古文尚書郭忠恕作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韻首
列之采其文多至數百至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流傳至今宋

人如說文繫傳羣經音辯集韻國語補音蔡氏書集傳亦屢稱之或卽唐時僞本答曰卽如斲字亂字薛氏本並無之惟有翍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

又問僞本治作乿於義何居答曰作僞者不能自造文字必采說文所引尚書及魏三體石經古文衞宏古文官書以及諸家所稱引並字書言古文者如張揖古今字詁之類而後成此乿字本魏石經也石經桓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奚作乿見續是也左旁卽奚字蓋郙鄴滏傳古文壁中本有此治字從乙奚聲從乙之意如說文亂從乙乙治之也因從奚聲卽借爲奚字石經他處必有書乿作治者故僞本用之耳汗簡乙部有乿釋始注尚書始當作治宋時僞本乿蓋又改作乿也糸部又載王存乂切韻治作叙亦譌體

唐時尚書原本釋文原本興廢

今之尚書非僞古文原本乃唐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謂之今文尚書者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之尚書釋文非陸德明元本又宋開寶中詔以陸氏所釋乃古文尚書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明皇隸書者見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其原本今並不傳言尚書家並未考其亡自何時今按冊府元龜載明皇改尚書詔命以舊本仍藏之書府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孔安國以隸古寫定五十九篇之書也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

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玉海藝文類云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中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釋文卽陳鄂所刪定蓋二人並爲之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夢溪筆談云宋太宗詔郭忠恕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尚書據此諸文是唐一代行今文而古文仍在未嘗亡也傳至後周郭氏與釋文合校之是此時猶行古文至宋太宗已行今文而忠恕入宋又命合今文尚書校之是宋初亦行古文也逮北宋之末次道仲至號多藏書天下惟其家有本則已微矣而晁公武王伯厚猶見之蓋南宋亦存其亡當在宋元之際釋文原本宋初亦與新定釋文並行其亡校古本爲早困學紀聞云釋文敘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云云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藝文志無藏舊本之說語見冊府元龜此記訛）開寶五年刋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此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及釋文今本豈忠恕所

定歟宣和六年詔復洪範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按伯厚此文與玉海讀書志互有詳略所謂非安國本者卽僞本古文伯厚意主明皇未改原本釋文原本爲眞孔氏古文以駁僞本科斗書之非其見與陸氏認僞本爲隸古之僞同並未得僞本之實然自陸氏以後羣皆尊信至伯厚乃始疑之可謂偉識其云古文音義今不傳益孫氏葦行後不久卽亡也凡此皆古文並釋文原本興廢之由段氏玉裁乃誤認讀書志玉海困學紀聞所謂古文者爲屬僞本郭氏所定宋王兩家所藏並是此本又認郭氏定釋文爲別撰僞本釋文著之古文尚書撰異中大誤

烏獸毛毨　鳥獸氄毛

堯典仲秋鳥獸毛毨仲冬鳥獸氄毛周禮司裘注引毛毨作毸毨字說文所無鬢部云鬍羽獵韋絆從髟并聲發或從衣從舟虞書曰鳥獸毸髦並不同惠氏周禮古義云毸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撰異云惠謂涉下而誤者涉下句作毸又誤毸也然鳥獸毸髦惟見說文惠以髦毨毸髦繫之鄭氏尚書無據周禮釋文毸音毛此相傳舊本舊音毸字從隹毛毛亦聲蓋壁中堯典古文如是惟毸同毛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毛當別有見而其說不傳鳥獸氄毛說文作毸亦壁中本今字作氄乃別體鬒部所引作夒按夒訓羽獵韋絆而虞書訓

毛盛六書之假借蓋今文尚書也又說文毛部作髦彑部作毳似古文尚書作髦今文尚書作毛毛是本字髦亦叚借也

按康成所據壁中古文令毛毨誠作雅毨何以雅毨髦同一壁經而許君有雅毨字獨無雅字耶且毛部雅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獸雅髦毨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從毛先聲讀若選又何以仲冬雅髦仲秋毛毨同爲毛盛絕無別異耶可知許君雅下所引元是鳥獸雅毨髦乃毨之誤雅毨二文同訓毛盛並屬仲秋雅下既稱虞書毨下卽承上作解康成司裘注亦當引作雅毨許鄭所據孔氏古文蓋同是此字釋文見禮注雅誤雅因以僞孔尚書雅作毛爲之音云音毛非也雅毨義爲鳥獸毛盛此古文尚書說康成注周禮良裘云良善也仲秋鳥獸雅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毛以盛時爲良鄭君義蓋同許作毛者乃伏生今文史記五帝紀用今文尚書云鳥獸毛毨可證今文蓋脫隹旁耳僞孔乃用今文凡僞孔經字多同今文而與賈馬鄭王之古文異者據康成作雅從可知賈馬王之本亦雅字也許君所引鳥獸毳毛蓋毨毛古文釋文引馬融云溫柔貌此亦古文說也僞孔云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是依古文說但陸氏不云毨馬作毳知馬亦作毨毨者亦今文尚書史記五帝紀作鳥獸毨毛是也馬氏古文亦作毨字者蓋孔安國以今文毳非本字以毨爲正改從今文又從可知賈鄭王亦作毨也毨本伏生今文而許君不載此字合而言之古文雅毨謂毛盛毳毛謂毛温柔本自有別玉篇雅而勇切又而允切衆也

聚也今本譌雚與周禮注同廣韻雚而尹切毛聚也衆聚二義卽許君毛
盛意蓋出於賈馬鄭王鳥獸雚毳之注至玉篇雚下出氄云同
上此說文譌作雚髦以後陳彭年輩認雚氄同字而爲之者雚
止切而允而勇乃氄字之讀亦彭年輩增之廣韻氄讀而隴切
與雚別字別音蓋孫愐所見諸家尚書是雚毳說文亦是雚毳
與氄毛判然故不合氄於雚顧氏不待言矣大徐音說文雚而
尹切又人勇切亦誤認許君引氄毛作雚髦而合廣韻雚氄二
字之讀此陳氏所由改玉篇也又顧孫依古文尚書收雚字別
無雚字則周禮注雚毳釋文音毛之誤顧氏在梁時固未及見
孫氏亦未信之也至集韻毛亦作雚則其時諸家尚書久亡直
從釋文矣此其原委可一一推見者也廣韻氄讀而隴切亦非

古音古文褻從𠬜聲今文氄從耎聲𠬜聲在眞諄部耎聲在兗
韻術於古爲支脂部之入眞諄支脂二部字多通借故正作氄
借作褻而不可入東冬部讀而勇切蓋六朝以後之音譌耳廣
韻以氄爲氄之正文直從耎聲則去本愈遠矣之洞案康成所
下別是一義前說謂仲秋毛毳文讀毛後說謂周禮注雚是雚
與氄音義不同前後自相違異後說爲長依元本兩存之

肏

堯典僉曰益哉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
彼誤按作僉者姚方興本也馬鄭王作禹者古文尚書也禹與
僉字不相近按詩秦譜正義引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禽汲古
閣本如此他本皆誤曰益哉禽當爲肏之誤說文肏古文禹字是稱馬鄭

王本以證書疏所稱知禹本作侖侖與侖形似故云相近而誤正義用姚方興本固宜左袒方興其實三家皆安國所傳古文也上下文皆作侖曰獨益是禹舉之故作禹曰方興作舜典傳改作侖以合上下文非也以此知壁中古文尚書禹皆作侖說文知侖是古文禹是據壁經漢藝文志襍家者流大令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是後世語侖卽侖字

鞞琫琕說

鞞琫琕之制古說紛如迄無定論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琕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琕諸侯盪琫而鏐琕士瑒琫而瑒琕釋文琫佩刀削上飾琕佩刀削下飾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琕佩刀之削謂之室削卽鞘室謂之鞞句鞞琕之飾也鞞卽琫字王莽傳瑒琫瑒琕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琕此一說也大雅公劉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釋名云室口之飾曰琫琫奉也奉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琕卽鞞字詩音義鞞或作琕是也此一說也杜注左傳鞞佩刀削上飾琫下飾字林玉篇本之又一說也廣韻云鞞下飾琕上飾宋咸注小爾雅本之又一說也此皆古說之異後人皆宗毛說惟以公劉傳下曰鞞與瞻彼洛矣傳詞不同復成聚訟正義於瞻彼洛矣申公劉傳曰彼無琕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當云下曰鞞一時文誤公劉正義意亦同馮氏六家詩名物疏則認公劉傳說鞞爲下飾謂與釋名合

指瞻彼洛矣傳爲自相矛盾孔沖遠不得已而爲之辭陳啟源
毛詩稽古編又申孔云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
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琫在鞞上
則鞞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達意耳戴氏震毛鄭詩考亦以公劉
傳與釋名合謂瞻彼洛矣傳爲傳寫之誤當云鞞下飾後諸珌
字皆當作鞞鞞琫有珌猶言韎韐有奭奭赤皃珌文飾皃說文
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傳與今本同遂取以說字以鞞爲
刀室殆誤會毛鞞容刀鞞也之語凡此又宗毛之異按瞻彼洛
矣傳本定說說文諸家本之者是也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誠如
正義稽古編所通惟鞞是刀室故字從革其從玉者譌說爲飾
以後之文也釋名由誤會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而以鞞當珌不

思與瞻彼洛矣傳不合或別有師承要非也鞞爲下飾則無以
處珌矣馮氏據之良誤戴氏更改毛傳從之益屬武斷考說文
珌下云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珌鞞下云禮佩刀諸侯鏤琫而
璆珌琫下云禮佩刀士瑒琫而珌禮字韻會引皆作禮記曰
禮記者前漢藝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也毛許並稱記文惟說文士珌與毛瑒珌及鏤作鏤異而金
部鎦下未及引大夫句戴氏指諸珌字並誤豈說文亦誤乎抑
逸禮記先誤乎珌文飾皃義復何出乎至段氏注說文又別出
新說謂毛意琫在刀握不在刀室云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刀
本曰環人所奉握也其飾曰琫毛傳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云
琫上飾珌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珌在

鞞未此尤無理其意因說文有佩刀字疑琫琕並在鞞則不宜云佩刀飾乃移琫於刀握而牽毛傳從之令琫琕一在刀一在鞞謂合許君之恉今讀毛傳鞞容刀鞞一語已別言鞞接云琫上飾琕下飾自主鞞言毛未嘗合刀於鞞而許君佩刀是合鞞於刀蓋佩之則刀鞞為一矣但移全刀之說文則琫琕同在鞞固可云佩刀飾也至杜征南已下諸家則所傳聞異辭不可據以疑毛許矣

小正田鼠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三月田鼠化為鴽八月鴽為鼠近淇氏震煊疏小正以三鼠為一云三月化鴽八月為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明年正月則又將出按此說非也田鼠能害禾稼儻是一鼠自三月至八月是鴽八月化而九月以後即蟄至明年正月方出三月又化如此則田鼠無能為害知必是二種正月出者為嗛鼠嗛鼠即鼬鼠爾雅鼬鼠郭注云以頰裏藏食者說文鼬鼠也鼠屬讀若含鼠廣雅作鼠接嗛者因其頰裏能藏物名之說文嗛口有所銜也爾雅寓屬曰嗛郭注頰裏貯食處是也後別製鼬字鼠之言含也命名之意亦同此鼠自正月出即害五穀藏於秋時小正九月熊羆豹貉鼬鼠則穴傳言蟄也鼬鼠亦當蟄於是時鴽化之田鼠鼠也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為鴽高注田鼠鼠鼠也鼠鼠諸字書無鼬字蓋失收說文鼠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蚡或從虫爾雅鼠郭注地中行者蘇頌本草圖經云

鼵鼠卽化爲鴽者斯言信矣周禮地官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作蚡司農云蚡壤今作墳誤說詳段氏玉裁漢讀考多蚡鼠也然則蚡之言墳以其穿地中行令土墳起故名偃亦作鼴名醫別錄鼴鼠土中行陶注俗中一名隱鼠一名蚡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强常穿地中行隱偃皆因其伏藏地中得名方言謂之鼢鼠郭注鼢鼠蚡鼠也鼢卽犡字謂其起土若耕犡也此鼠三月化爲鴽八月復爲鼠秋冬閒亦能害稼小正三言田鼠傳於田鼠出特言嗛鼠以別於鼠爲鴽鴽爲鼠之爲鼵鼠高注淮南是矣其注呂覽季春紀則以田鼠爲鼵鼠蓋因二者並是田鼠偶誤爾雅鼵鼠釋文引字林曰卽鼵鼠以二鼠爲一尤非

小正雞桴粥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時也閻澹本傳首脫粥字大戴禮有之相粥句盧見曾本改作相粥粥呼也黃叔琳本改作相粥之呼也畢沅本改作相粥粥之呼也按此候記雞產卵傳當作桴粥也者相粥粥之時也粥粥者雞聲也說文粥呼雞重言之讀若祝蓋雞聲若粥粥故就其聲呼之是粥其本字粥其叚借也相粥粥者雌雄鳴相應也凡雞產卵必雌鳴而雄應之蓋古人於雞產卵時雌雄相鳴謂之桴粥傳意以相粥解桴粥若專解粥字則桴字無著矣淮南時則訓作雞呼卵高注雞呼鳴求卵呼卵卽桴粥也禮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作雞乳乳是產卵說文云乳人及鳥生子也生者生出之謂呂覽季冬紀乳雉雊乳上脫雞字雞乳雉雊本兩候今本誤惟與月令

先雉雊後雞乳不同高注乳卵也經子四處與桴粥文異義同諸家以意增改未得傳意傳又云桴嫗伏也粥養也此別一義按凡鳥乳卵其始也卵生後其母從而菢之則曰嫗伏禮樂記羽者嫗伏是也亦單言嫗言伏莊子嫗雞搏貍越雞不能伏鵠卵是也嫗伏已化雛則曰孚說文孚卵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卵化曰孚是也或說以小正桴爲孚字孚謂已嫗伏成雛以粥爲育字謂成雛而養育之此坼桴粥二字存異說非正解也

壁中古文有春秋

壁中古文之數詳於漢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尚書家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共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十今脫此字四篇可證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敘云魯共王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敘處少此種或文脫耳說文敘又云左邱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注說文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

以春秋係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穀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穀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無經卽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共王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卽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省也

大旆說

左氏僖廿八年城濮之戰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又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按兩旆非旗名設二旆設前軍之兩隊也中軍大旆中軍前軍之名也莊廿八年傳楚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旆殿對文而曰爲旆是旆必前軍楚前軍名旆晉制亦然哀二年傳晉趙鞅禦鄭師於戚陽虎曰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軍以示衆蓋以兵車之先驅者爲一軍故云兵車之旆是晉前軍名旆之確證又襄十八年傳晉伐齊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此旆亦是前軍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返乎郊畛薛綜注旆前軍殿後軍本左氏也所以名旆者以其載旆也猶楚之左廣右廣以廣車得名也見宣三年傳中軍重之名大旆猶齊之有大殿也見襄廿三年傳大旆之左旃前軍之左旃也杜注兵車之旆是矣注狐毛設二旆云大旗注大旆云旗名按旆乃以帛續旒末者旃以通帛爲之別是

一旗儻是旗名則大旆之左旃旆成旆上之物不可通矣

季蘭

左氏襄廿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按此數句非泛語明據詩采蘋為言季蘭蓋卽季女之名或字當時於此大夫妻能確知其人後失傳耳詩但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左氏能指其地為濟澤之阿又可知季蘭母家居濟水之旁也杜解季女為服蘭之女薇詩恉矣

國子證誤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云云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

孝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導訓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按國子者王大子王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國子弟周禮地官師氏夏官諸子注疏言之甚詳唐氏以諸侯當國子有乖名義固非賈景伯知諸侯無國子之傅故以為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理不能導訓諸侯故以為導訓諸侯之子然王欲得國子而穆仲舉魯侯語為不類況經文云導訓諸侯乃訓為諸侯之子更是添設矣韋氏近是而要與舉魯侯是諸侯不應蓋此文有誤當云王欲得諸侯之能導訓國子者蓋王欲以賢諸侯立為卿士導訓王大子以下諸人故

穆仲舉魯侯而王遂命之諸家望文立義是以多所繆盩也

又按史記魯世家載此事則云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弒懿公而立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云云王曰然能訓治其民大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與國語事全背易國子爲魯公子如其說則非倒文然國語原無宣王立魯後之語且穆仲曰魯侯孝是孝公時已君矣豈待宣王立之史公采載多誤此不可信

論語記諸賢稱謂說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謂是書出於曾門程子亦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魏華父則云字尊於子子不得獨重今按魏說非是子自尊於字論語於夫子皆稱子或稱夫子而罕稱仲尼可見程子之說似亦未安曾子有子不必自其門人始稱之聖門諸賢顏子居德行之首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他皆莫能及顏子早世夫子沒後自是二子爲尊二子門人及諸家門人從而子之宜也故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而於二子無不稱子者不必是其門人所記也然則論語一書不能定擬出於誰手善乎龜山先生之說曰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亞於夫子不主師說出其門人斯爲當矣若胡氏云先進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襄山亦云閔損冉求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其或有之

又按論語記諸賢子至尊矣其他稱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路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子賤子羔皆獨稱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漆雕開本名啟字開以開為名誤自孔注論語開名俗本家語開字子若之文說詳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公冶長巫馬期司馬牛曾皙公西華樊遲則皆加姓率以為常又有名氏字互書者如有子又稱有若陳子禽又稱陳亢原思又稱憲宰我又稱子南容适冉有又稱冉求亦止稱既氏字矣而又名之訖不畫一蓋七十子之徒記其師固以書字為敬或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加氏以為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冉子有子並字子有奚容蔵伯虔並字子皙曾蔵卽點字狄黑並字皙榮旂縣成並字子旗驩騶赤鄭國並字子徒公祖句茲秦非並字子之顏噲樂欬並字子敛公西輿公西蔵並字子上七十二子中同字者已九人三千之徒從可知矣以有兩子有兩子皙故記曾子冉子必加氏斷無書子有子皙者他皆此例也至哀公問年饑章稱若對君則名問異聞章稱亢問恥章稱憲問羿奡章稱适問禮之本章稱放大宰問子貢章稱牢非不說子之道章稱求或其自記書寢章稱予季氏富於周公章稱求或以夫子聲其罪故貶而名之又公西子例加姓而使齊章獨稱子華以下文有赤之適齊也句不能移混他人也

傳不習乎

釋文引康成云魯讀傳為專按此專非專守之義說文專訓六寸簿謂書策也漢以後有簿書之稱在古名簡牘為簿而字作

節說文竹部節苞爰也廣雅釋器篙箋節也曹憲音滿緩玉篇竹部節竹牘也廣韻節牘也篙箋簡也是其義簿卽節之俗或借作薄孟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本多作薄漢夏承韓敕武榮諸碑主簿字皆作薄是也簡牘之度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盤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荀勖束晳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載康成論語序引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儀禮疏又引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二尺四寸今謂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古人經籍率以二尺四寸之簡爲常惟謙始用短此專六寸當是其廣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以可並容數行似牘可廣六寸簡則不能然穆天子傳序言簡長二尺四寸一簡四十字以古尺二尺四寸甚短令四十字作一行其字必僅如今書小楷決無此理知簡亦可容數行其闊者亦至六寸惟漢藝文志稱尚書之中古文簡二十五字二十二字者則一行能容耳專不習乎者謂所讀之書恐不温習此魯義也段氏玉裁解專爲笏據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君有命則書於上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杜注左傳斑玉笏若今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云簿手版也諸文爲證按笏以記忘簡牘之類故同得簿名而非六寸簿之義

有酒食先生饌

饌康成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按餕與饌字義俱異若仍從今本讀有酒食句則先生餕不辭近孔氏廣森通郊義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如此卽有酒句然人子餕父母之餘恆事也何必定指燕飲義仍不確葢先生不可以父兄言也劉氏台拱說先生饌云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具之內則男子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鄭注訓具爲饌論語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者也皇疏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愚按內則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正義云子婦佐餕者長子及長子之婦是父母在具食及餕餘皆長者之事作先生饌者謂長者具食作先生餕者謂長者餕餘首尾本止一事

哀公問社於宰我

康成注論語就張包周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讀正者五十事今從齊讀者不可知而從古讀者凡二十四事並載經典釋文其讀正之例皆古魯字義俱異康成以古爲是者改從古字然有古魯不同既從古說不改魯字者哀公問社於宰我集解孔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古論作問社而說爲田社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是魯論作問主而說爲廟主也皇侃論

語義疏云鄭論本云問主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是康成字從魯而說從古也在讀正之例當改經文作問社注云魯讀社爲主今從古乃正其義不正其字似自紊其例者葢張包周等字雖作主說亦是社主本無廟主之義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今春秋公羊說孝子之（當作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當作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君稱問主是魯論其夏人都河東云云必魯論之說時魯說雖有多家（漢志有魯傳十九篇魯夏侯說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

時張侯說包周章句不傳孔沖遠以其本作主妄意其說如是以附合杜注耳在魯古其字雖異而說本同康成仍從魯論所以不改字也若公羊家廟主之誤許君已駁之而公羊文二年傳練主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云云仍本之（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徐彥止分別古文爲社今文爲主鄭說從古文何說卽主字立義勝左氏）王義　杜元凱亦本之後世罕從其說愚更卽本文折之使民戰栗之云集注疑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若是廟主民何與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使之戰栗耶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康成云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按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謂之傲正是相傳魯讀楊倞注云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

曰讀爲嗷聲口今木譌曰嗷嗷也按戲之義非是後義得之說文嗟衆口愁也詩鴻雁于飛哀鳴嗟嗟又讒口囂囂韓詩作嗟嗟在鳥爲聲衆在人爲多言不問而告是多言也亦不必改讀古嗟通作敖荀子强國篇百姓讙敖是也古無傲字傲卽敖之俗魯論荀子本宜作敖敖爲多言與下隱爲藏言反對較躁義尤切

宗國

魯稱宗國孟子滕世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一見左氏定十三年傳魯叔孫輒奔吳哀八年吳伐魯輒以爲可伐公山不狃謂輒以小惡欲覆宗國十五年成宰公孫弧叛入於齊子貢謂弧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又再見按三宗字不可合解嘗考春秋姬姓之國稱宗者亦有二足以證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所出周公出文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卽祖廟也按魯爲諸姬卽吳子等卽所謂同姓也據大伯仲雍於周公爲從祖祖父於伯禽爲族曾祖父而謂之同姓是魯視始封君高祖以下之親所封之國皆同姓也高祖以下之親本爲同族不同高祖之親始謂之親同姓然自周公伯禽視之爲同族自子孫視之則爲同姓左氏固爲春秋時言之爲邢凡等卽所謂同宗邢凡等皆出周公與伯禽爲兄弟是兄弟之國爲同宗也宗字說文訓祖廟也魯與邢凡等皆立周公爲始祖廟故其子孫爲同

宗之國亦自春秋時言之若同族於禰廟令魯當伯禽時視高祖之子孫族曾祖以下皆同族時有吳子卒則應臨於周公之廟而不於文王廟此惟周初封國時有之春秋時君無同族受封之國故左氏舉其禮而不舉其證此兄弟之國謂之同宗爲稱宗之一義又僖五年傳虞公曰晉吾宗也虞始封君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於唐叔爲族昆弟在子孫相視本屬同姓而謂之宗蓋對文則同姓同宗有別散文則宗字亦止作同姓解此又稱宗之一義滕稱魯宗國是同宗之義滕魯俱出文王自邢凡等視伯禽爲兄弟俱立周公廟其子孫爲宗自滕叔繡視周公爲兄弟俱立文王廟其子孫亦爲宗也諸侯得立所出王廟者五經異義謂周公以上德封魯得祖天子左氏正義據鄭祖厲王蒯聵禱曰敢昭告於皇祖文王鄭衛亦得立出王廟皆以有功德王命立之非也凡諸侯皆得立出王廟不以有功孔氏廣森云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謂不敢以爲大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敢祖諸侯者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君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而不與私廟齒此說最合今卽左氏文斷之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杜注云所出王之廟既云凡諸侯則出王廟無軏與寧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國不有矣故知滕得立文王廟無軏與寧稱魯宗國則同姓爲宗云爾此義自趙注滕魯俱出文王敬聖人故宗魯就宗主爲說已失之至集注云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直據大宗立義乃從前所未有於軏與寧以大夫宗君推不去且漢書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寧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是大小宗之法爲大宗國而設諸侯無之唯杜注左傳云軏魯公族故謂魯宗國得之至晉語舟之僑說虢之將亡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宗國公族也韋

知宗國是公族者以下文內外無親外指諸侯內必指公族也公族而謂之宗國者言爲國之宗支也

洵龕也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按洵訓信詩洵訏且樂洵有情兮洵直且侯之類皆是爲恂之假借龕者勝也任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尚書孔傳云龕勝也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西龕收組練龕亦訓勝逸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言能任繼續成康也通作堪晉語口弗堪也列子仲尼篇堪秋蟬之翼章昭張湛注並云堪勝也廣韻云任堪也周禮大司馬司貢分職以任邦國注事以其力之所堪以堪訓任信與勝任之義同釋詁允任同義允卽信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周禮大司徒注信任於友道史記季布欒布列傳爲氣任俠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爲任是也龕訓任因得訓受方言龕受也揚越曰龕也玉篇亦云龕受也任受一義信受亦一義

闇閑也

爾雅釋言闇閑也郭注闇然閑暇皃按郭據孟子爲說也萬章云闇闇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趙注闇闇然自得之意無欲之皃也盡心人知之亦闇闇注闇闇自得無欲之皃此皆閑暇之義也今考闇閑義有並與閑暇相反者詩魏風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皃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則詩意謂地狹而人稠以閑閑狀往來之多傳云男女往來無別而

多意見下章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皃下不言往來上不言多人文互見也荀子脩身篇多聞曰博多見曰閑閑亦多義囂者詩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囂衆多皃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梪囂囂然淮南脩務訓莫囂大心高注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是又左氏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矣昭三年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囂並是人衆喧闐不安之皃通作敖荀子强國篇百姓讙敖楊倞注讙喧譁也敖喧噪也又通作傲韓詩作敖說文敖衆口愁也敖即傲之省借爾雅囂閑蓋兼閑暇衆多兩義

俾職也

爾雅釋言俾職也郭云使供職按俾虛職實於義不洽俾者比之假借也詩克順克比禮樂記作克順克俾是俾比通比者釋詁云弼輔也易亦云比輔也輔弼皆職官之義比亦通庀周禮春官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廣韻比通作庀是庀者左襄十九年傳官庀其司杜注並云具也周禮大胥比樂官鄭大夫云具錄樂器庀亦訓具又左襄二十五年傳子木使庀賦注庀治也具治皆主職之義

梅枏注

釋木梅枏注云似杏實酢說者非之按此非原注也文選西都賦樅栝椶枏李注引爾雅曰梅枏郭璞曰枏木似水楊唐時郭

注如此郭又注南山經云栟大木葉似桑音南今作楠爾雅以爲梅今本誤栟是郭不以爲似杏實酢矣今本係淺人所改

孔惠藏書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極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釋文敘錄云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既入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未入漢而鮒藏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未獻之安國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共王壞宅然後從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隋志屬諸孔惠當出劉向別錄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二子不及知也

室中有竈說

古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奢篇云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隩卽奧字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釋文

奧或作隩按孫炎作隩堯典正義引孫炎注云室中隱隩之處也古奧隩多通用堯典厥民隩文選藉白馬賦注引鄭注云奧內也禹貢四隩既宅前漢地理志作奧呂覽分職篇亦載其事隩隅作陬隅陬卽指隩隅也是古人天寒時於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以禦寒矣以此準之他書尙多可據衞策云衞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臣從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昏禮新婦至壻家大門外卽下車入升自階西入室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入庖廚遠在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必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盛故使滅竈恐將失火焚屋夫婦禮成室中未有曰竈尙存不遷他處者其文係當時說士設辭取譬不必實有其事然足見平時室內有之也又莊子寓言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其往也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逐席煬者逐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主人而入其爨下者困學紀聞卷十引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子據竈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肆業乎是必皆室中之竈矣置之奧隅者室中惟此至深密而不向風又尊者所常居耳但此竈必可常施亦可常徹非如廚竈一定不移說文炷行竈也煁炷也爾雅煁炷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煁炷卽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篾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饍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友以燎於煁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古人夜居於室不用膏燈燎薪於竈取明以炤物事與用燭同是確爲室中有竈之證而此竈可以禦寒亦以取明則不僅於嚴冬用之四時並可常設也其制據

白華正義云炷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按炊爨之竈爲上穿以置釜爲旁穿以納火無釜之竈則窒其上以置火而不爲旁穿形卑於竈以炤室則四壁皆明以煖身則四旁皆可坐人孔說當矣就竈煖身則謂之煬王篇煬對火也廣韻煬向也

武王母弟

武王母弟八人首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史記管蔡世家之次也杜元凱注左氏據襄二十四年傳富辰數文昭之國管蔡郕霍魯衞毛郇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而認前八國爲武王母弟人數與長幼之次於定四年傳蔡叔康叔之兄也云蔡叔周公兄於五叔無官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二說不同近毛西河全謝山主史記閻百詩孔顨軒主富辰所數而要無的證愚謂史公蓋據世本當以爲定富辰不過隨口臚列有何倫次如毛叔必非大姒嫡出左氏言五叔無官承上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郇季爲司空而言謂五叔不爲卿也毛叔卽顧命之毛公以司空居三公之一非無官者故王肅注云畢公毛公皆文王庶子可知五叔中是曹叔又下文數周公之胄云凡蔣邢茅胙祭而襄十二年傳則云邢凡蔣茅胙祭此不拘先後之明證又坊記注云君陳周公子正義引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采地者周也周公次子封周與凡祭並爲內諸侯春秋時周公與凡伯祭伯屢見經傳其爵是上公而富辰又不數周閻

孔據之誤矣至先秦兩漢人書又多指管叔爲周公弟者如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列女傳母儀篇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數文王十子並先周公次管叔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張衡傳旦獲讒於羣弟注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傳子通元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凡此皆是然孟子云周公弟管叔是以繼之趙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此漢氏相傳之說朱子注已改從史記又高誘注呂氏春秋察微篇云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兄如此則蔡叔並兄管叔及其羣弟之謂何此尤刺謬惟列子楊朱篇云周公誅兄放弟兄謂管弟謂蔡與史記合

宰我不死田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殺簡公尤與左傳陳闕事合本譌闕止爲宰我至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宰予未遠當得其實宰予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亂爲非閻百詩又據洪容齋說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有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愚按淮南人間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甚相憎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而弒簡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闕事宰我爲闕子我之誤更

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誤屬宰子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子生平以短喪晝寢諸事爲後世口實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幸愚謂卽短喪晝寢亦未足爲宰子詬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孔子者不知幾人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涉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焉宰子之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顓孫於夫子沒後乃欲重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曾子不出妻

孔子三世出妻檀弓之誣先正已言之矣家語又載曾子以其妻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小物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此說亦誣之甚不熟小事亦常事本不應出曾子儻處其後奚不可待大事不用命而後出之焉有大賢身自廢禮而踰七出之條如是乃更以强辭對人者據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外傳逸此文然則曾子早喪妻不再娶耳漢人說因有傳會爲出妻不再娶者王子雍僞撰家語采獲之過不宜輕信以誣大賢

讀孫淵如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隸續所收魏石經遺字概目爲左傳予向讀其書茫如也近得孫氏所考本就其中析出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殘字其爲春秋者乃桓莊宣襄經文間有左氏耳傳殘缺罕成句者皆爲考其文當何處各舉經語證之又訂其字體傳譌令瞭然可讀乃恍然釋前此之疑然亦有不能盡正者如友作𢍏不如古文韻引作𢍏爲是爰並書於上而加百足證說文古文𢍏與習相混之誤庶作庶不如汗簡引作庶爲是說文炎爰並古文炎庶從炙石經從爰爰即爰之異者移炙於上而炎省作火也閔作𢍏據說文閔古文𢍏從思從古文民聲則此原是𢍏汗簡引作𢍏亦譌季作孞從土誤季古聲在眞諄等韻蓋別從王聲與從干聲一也則此元是孞狄作𢍏不可識汗簡作𢍏蓋本作𢍏說文狄從犬亦省聲此從亦不省右卽犬之古文別體說文肱古文𢍏右卽犬也可證又石經體例凡一文疊見惟作一形其有參互不齊者則必有一誤桓公十七年經葬蔡桓侯葬作𢍏從竹汗簡作𢍏是葬從死在艸中一以薦之石經從古文死增爿聲後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作𢍏是爿脫壞艸亦誤竹宣十四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歸作𢍏又者疋之省體許君疋部古文多如此說文歸從止從婦省自聲此易止爲疋自橫作之下文師亦作荼蓋從婦省追聲爲林罕小說所本見郡齋讀書志後十五年鄭伯姬來歸作肅似帚非帚似聿非聿知脫疋旁宣四年經季孫行父卒作𢍏是也後十四年曹伯壽卒作𢍏下誤不可

識襄七年經衞侯使孫林父來聘父作乂是也而公孫歸父父作乂誤增一橫凡此孫氏未及勘改者至民獻有十夫民作尺孫注云隸續作尺今訂正訂正則當作尺下非德于民之中隸續作尺依說文訂作尺是也此仍不改考翼不可征征隸續作徵延字也說文延正字征或體孫注云汗簡引作徑小異而正文乃書作徑並由寫誤淵如此考寄顧氏廣圻刊板或誤在顧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半與說文同半與說文異卽異者意俱不遠故凡有誤字可舉說文正之此足見邯鄲淳與許君同傳古文淵源莫二視汗簡已下言古文家雜采漢魏而降肊造俗體野書以炫耀於世而强証爲出於三代已前比考其形於六書多莫從究詰者其眞僞不可同年語矣雖三體僅存八百餘文

而古文尚居三之一汗簡所載又頗溢於隸續數十百文合而觀之猶幸可得其萬一也

舅

妻之昆弟爲甥見爾雅妻之昆弟曰外甥見釋名按楚策載春申君進李園之女弟於考烈王王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王之舅也則妻之昆弟古亦稱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